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 - 楞嚴經(99)

第九十九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78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義貫》697頁，我們今天跟明天，我們要用二天的時間，把七大即如來藏性，周遍法界告一個段落。那麼，我們在《楞嚴經講義》的經文，我們盡力的詮釋和發揮；在《楞嚴經講義》的註解也講得特別的詳盡，主要是因為文言文難！研讀《楞嚴經》的人多；但真正進入義理的，或者是悟到究竟的還是少，主要是《楞嚴經》太深、太繁。這一輩子有因緣講這個《楞嚴經》，就把它講詳盡一點，將來無論是文言或者是白話，都給眾生再一次的機會。我們今天要把這個《義貫》用二天的時間，講七大即如來藏性，周遍法界，就是速度稍微快一點，瀏覽一次，碰到需要解釋的，師父再詮釋一下。

諸位！不能用輕忽的角度或者是心態來面對白話文，在這一念之間，如果你貫通了，就開悟！所以，不能說文言文比較有水平，白話文你就輕忽它，這種心態是非常要不得的！經典沒有高下，要看看各人的根器契不契入。有的人在文言文很受益；但是，有的人在白話文相同的也很受益，所以，這個不一定。所以，因此我們對這個聖教，都必需以最虔誠、最恭敬求法的心，來看這一本《義貫》，這種心態，渴望求得正法，不厭其煩，這個是佛弟子、求道的人，一個健康的心理跟心態。

諸位請看 697頁，經文：「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如來常說和合因緣：一切世間種種變化，皆因四大和合發明。云何如來因緣、自然、二俱排擯？我今不知斯義所屬；惟垂哀愍，開示眾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。」」

{註釋}。「如來常說」：是指如來往昔在開示權教之法時常說。權教就是善巧方便，不究竟義，借重一時的時間、空間，給他一種安慰、給他一種依靠，所以，這個叫做權教。

「和合因緣」：即因緣和合，生一切法。這是權教所認定、認同的。

「一切世間種種變化」：「一切世間」，即一切世間之法，包括蘊、界、處及七大他這裡稱（合稱四科）。這跟《講義》判的不一樣，講義是五蘊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這才是四科；這個不影響每個大德的著作，完全不影響。此一切法之種種變化。

「云何如來因緣、自然、二俱排擯」：為什麼如來現在卻把平常所依靠的因緣性排斥，如果排斥了自然性，那沒有話講，為什麼連平常所修的因緣法都要排斥、排擯？這兩種能生的法則，都排斥掉了？

698頁，「開示眾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」：中道了義為第一義究竟之法，超越遠離凡夫、外道、權乘、小乘一切戲論名言之不究竟法。

諸位！究竟就是一佛乘；戲論：只要不能成佛的，統統叫做戲論。所以，十方一切法，其實就是為一佛乘而準備的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來」往昔於開示中「常說和合因緣」生法的道理，而言「一切世間」蘊處界等「種種變化，皆因四大」之「和合」而顯「發明」了其性相。「云何」現今「如來」卻把「因緣」性與「自然」性「二」種能生法之法則「俱排」除「擯」斥了？「我今」實「不知斯義」理「所屬」（所在）；「惟」願如來「垂」示「哀愍，開示」我及「眾生中道」第一義究竟「了義」之教，令得超越遠離一切凡外權小之言說而入於「無戲論」之「法」。

{詮論}。阿難在前面七處破妄之中，已經知道妙覺明性非因緣和合，但是對於世間法則，還是計著它們是因緣和合之法。諸位！計著因緣和合之法，它的基本盤是什麼？要承認微塵有其實性，這個是基本盤。就是構成緣起的最小顆粒微塵的色法，他是承認是有實體性、是存在的，這個才能構成因緣和合；如果說連這個最極微小的鄰虛塵也不存在、也是性空，那麼，眾緣就沒有東西可以合，因為合空不能成色。換句話說：體空本來就沒有能所、本來就沒有色法，而色法只是緣起暫時顯現的，體性本空，本空就沒有能所。所以，要承認緣起法，六根對六塵引發的六識心，一十八界，必需先承認微塵有其實性；若說微

塵沒有實性，那麼，微塵就是空，空，合空不能成色，這個是關鍵。合空不能成色，合空只能成空，意思就是：根本就沒有緣起法，緣起是相上生滅法在打轉，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它是如夢幻泡影，不實在的，在欺騙我們的真心的。阿難之意以為：妙覺明性可說是非因緣、非和合，但是世間法之法性與之不同，所以阿難之見為世間法與本性為有差別，而不知道世間法與本性非二，世間法乃本性中事。諸位！這一句就是三藏十二部經典就在這裡：世間法乃本性中事，意思就是：所有的有為法，當體即空就是無為法，世間法就是生滅法；諸位！本性就是不生不滅法。

但是，記住！見到本性的時候，就沒有所謂生滅跟不生滅這個名相；就像一個成佛的人，自己絕對不會說：我是聖人！所以，一定要了解，不生滅是究竟的證量，證量裡面沒有言說、沒有名相、沒有標籤。所以，真理的究竟如來藏性，不能有任何的標籤。所以，真理它就是本空，本空就是永恆的真理，所以，你要承認有緣起法，就必需承認有色法，有色法；承認有色法，就必需承認最小的顆粒微塵的塵性，小乘就是承認微塵有其實性。大乘不同，大乘：當體即空，微塵性亦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本空，本空，合空不能成色，所以，沒有東西是因緣法。

**699頁**，經文：「爾時世尊告阿難言：「汝先厭離聲聞、緣覺諸小乘法，發心勤求無上菩提，故我今時為汝開示第一義諦。如何復將世間戲論、妄想因緣而自纏繞！汝雖多聞，如說藥人，真藥現前不能分別，如來說為真可憐愍！汝

今諦聽，我當為汝分別開示，亦令當來修大乘者通達實相。」阿難默然，承佛聖旨。」

{註釋}。「如說藥人」：依藥書而論說藥方之人；也就是，只是依文解義，不達實際。所以，師父已經告訴大家了：修行的可貴在於實際的行動，這是最可貴的！

「亦令當來修大乘者通達實相」：「大乘」，即是佛乘。「修大乘者」，即是志求無上菩提者，「實相」，實者，非虛妄也；實相即如來藏清淨莊嚴之相。

{義貫}。「爾時世尊告阿難言」：我是因為「汝」已「先厭離」了「聲聞、緣覺諸小乘法」，而「發」大「心勤求無上菩提，故我今時」方「為汝開示」究竟佛道的「第一義諦」。你既已聽受了第一義諦法，「如何復將」虛妄的「世間」之「戲論、妄想」分別不究竟之權教「因緣」之法，「而自纏繞」不肯放捨？「汝雖多聞」第一（然而，我已經應你所請，而為你詳細開示了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一切法皆非因緣、非自然，乃如來藏妙真如性，這樣至高至深最了義的第一義諦之法——你卻不能識得，還要請我開示無戲論的第一義諦法！殊不知因緣、自然即是戲論，離於此戲論即是第一義諦。）

你這樣的情形，正「如」依著藥書而論「說藥」方之「人」，當「真藥」之草「現」在其「前」時，卻「不能分別」了知是真貨，反而疑而棄之，這樣的人，

「如來說為真可憐愍」者！「汝今」再好好地「諦」實而「聽，我當為汝」更進一步廣「分別開示」一切法非因緣生、非自然有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的無上諦理，令你開悟，「亦令當來修大乘」法「者」也都能「通達」如來藏清淨、莊嚴之「實相」。於是「阿難默然」而「承」聽「佛」之「聖旨」。

701頁，經文：「阿難，如汝所言：『四大和合，發明世間種種變化。』阿難，若彼大性體非和合，則不能與諸大雜和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。若和合者，同於變化——始終相成，生滅相續；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輪，未有休息。阿難，如水成冰，冰還成水。」

{註釋}。「若彼大性體非和合，則不能與諸大雜和」：諸位！成觀法師這裡的解釋，跟楞嚴經的《講義》解釋不同，切入點完全不同；但是，都符合佛義，所以，師父尊重二位大德的註解，因此二本都符合佛義，所以，二本都保留，我們今天把它念一遍。底下，四大之本體，乃如來藏，而非其餘。此如來藏體自然是非和合性的；既是非和合性，則不能與其他諸大種相雜和。則不能與其他諸大種相雜和。

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」：就如同虛空一樣，虛空雖能容納諸色法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），但是虛空並不與諸色法相和合。因為虛空是絕對的。

702頁，「若和合者，同於變化」：「變化」，就是變異遷化。若言四大之體是和合性的話，那麼四大便與其他物類一樣變異遷化；如是則一切法便只有和合生滅，無止盡的變化，如是則法將斷滅：因為前法不至後法，後法異於前法，故法法相異，不得相續；法若不相續，即是斷滅。而實不然，世間之法並不斷滅：世間之法雖有種種變化，但在其變化的同時，其中也有不變之體性存在，所以世間之法在無情界，與有情界兩方面，才能現出在變化中有不變而相續的現象。

「始終相成，生滅相續」：這是指無情界的方面。「始」，是成；「終」，是指空。「始終」也就是代表成住壞空。此言，無情界雖有成住壞空，但始與終皆相啣相成，生與滅也相接相續；不會說歷經了成住壞空，一到空以後，就不再繼續，就什麼都沒有。如果諸位你了解這個天文學，就是佛講的這樣子：成、住、壞、空，空以後再成、住、壞、空，你看看天文學的星球，統統是這樣子，一個周期一個周期；佛經也是這樣講：成、住、壞、空，完全符合現在的天文學。換句話說：這個地球、太陽系一定會毀滅，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。——而是「空」了以後，又有下一個「成」，「成」後復「空」，「空」後復「成」。生滅也是一樣，生後復滅，滅後復生，不會說滅了就永遠什麼都沒有了。這是指外四大（無情界），之所以能如此，完全是因為四大之本體是如來藏性之故，以此「一線牽」，所以外四大雖現生滅之相，但總不致斷滅——以其以如來藏為本體故，而如來藏之性，非和合而成，所以不斷、不滅。

703頁，「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」：這是指有情世間（內四大），雖然現有生死，然生死相續，而不斷滅；不會說死了之後就什麼統統沒有。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，也是由於眾生內四大是以如來藏為其本體，為其本體，故能歷無量生死而相續不斷。諸位！沒有本體就變成斷滅，沒有本體，它就會變成斷滅，有情、無情都是這樣子，因為有如來藏性，情與無情，緣起如幻的假相，這樣才構成生滅、構成輪迴；但是，悟了，這個歇即是菩提，就停止了。

703頁，第四行，「如旋火輪，未有休息」：「旋火輪」，為點燃火把，旋之成輪。諸位！你去看魔術，或者看電視上表演，或者是你到哪一個國家，都有！像我們到夏威夷去，他就表演，就是這樣子。所謂點燃火把，旋之成輪，火輪雖見之成輪，然實在並無「輪」，只是一支火把在轉動，然而以此火把旋轉之因緣，而得相似相續成就輪之幻相；諸位！為什麼稱幻相？因為沒有一種東西是實在的，如果你也能夠了悟諸法如幻，那麼，佛道就成，幻就沒有東西可以執著，就契入佛心。輪實非有，火體是真。這用來比喻四大生滅相續之相。

「火把」是比喻四大之體，「輪相」比喻四大生滅之相。四大之如來藏體（火把）是真，其生滅相續相（火輪）則為幻化所現，並無實體。所以，觀一切法如夢幻泡影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「如水成冰，冰還成水」：又如水之性，遇冷緣則成冰，再遇熱緣則成水。當水成冰時，水流動之性不復見（就是流性滅去）；冰遇熱又成為水，冰之堅硬之性滅去。此中水之相雖有來去生滅，然而水體之本性，雖經百千萬次如是之

變化，終不改異，也不失去。水之本性比喻如來藏，冷熱等外緣可以比喻染淨等緣，成流體相及固體相，則比喻六道果報之相。眾生因為以如來藏為其本體，所以雖經歷無量世染淨善惡之緣，而於六道百千生死，改頭換面，然其如來藏性始終如一，未曾改異——以如來藏性不和合故！水性亦如是，雖會受冷熱之緣而改變其相狀，但水始終不與冷或熱之緣相和合：冷是冷、熱是熱，水還是水——水體與冷熱相各不相干！

704頁，{義貫}。佛言：「阿難，如汝」方才「所言：」由於「四大和合」，才能顯「發明」了「世間」法之「種種變化」（然而你但見有變化，而不知有不變者；而且，實際上既無和合，也實在是沒有變化：和合變化皆是幻現之相。）所以佛法，記住！要論相？還是論性？性相是不二。你一定要注意，談論一件事情，一定要論體、相、用，還有論因、緣、果。所以，在相上來論，有因、有緣、有果、有這個相、有這個用；在體來講，統統沒有，在有情界來講的體叫做佛性；在無情界來講，體叫做法性，佛性空，畢竟空，法性畢竟空，所以，情與無情，它的共同點就是畢竟空，人與天地萬物完全相同的一點，就是畢竟空，統統是幻相。「阿難，若彼」四「大」之「性」其「體」本「非和合」性（以其體是如來藏故），「則不能與」其他「諸大」相「雜和」，這情況就「猶如虛空」之性一樣，實「不和」於「諸色」法。

「若」言四大之性為能與他物「和合者」，則四大便與他物「同於變」異遷「化」，如是終至斷滅。然而世間實不斷滅，以現見一切無情與器世間雖有無量變化，

然而在此等變化之中，其「始」與「終」總是「相」啣相「成」，其「生」與「滅」總是相接「相續」，而不落斷絕滅盡；在有情界亦然，有情眾生雖歷無量生死，「生」而後「死，死」後又「生」，如是「生生死死」，生死總是相續不斷，不致滅絕；如是世間有情與無情之生滅、生死，猶「如旋」轉「火」炬而成「輪」相，「未有休息」（然而，雖現有輪相，而實無輪，只是一火真。同樣的，四大雖現有和合生滅不斷之相，此等和合生滅，實在是非有，只是四大之本體，隨緣動轉所生之幻相，為什麼稱幻相？因為空無實性。是故實無和合，也無生滅，只是本體轉動之相。）本體如如不動，相卻在轉動，而眾生看到相在轉動，以為一切法都在動，其實有不動的，就是本體。我們就不了解歇即是菩提的道理，就是因為隨著生滅，拼了老命一直貪愛、一直轉動，所以，一直輪迴，而不懂得當體即空的不生不滅的本性。

「阿難」，真如之體「如水」之性，遇冷緣則「成冰」，逢熱緣「冰還成」為「水」。（水性體無二致，逢緣而現液體、固體、氣體等幻化之相，雖歷千百次變化，而水性不失、不變；眾生本具之如來藏性亦復如是，雖於無量劫中，由染淨緣，經百千生六道現身，改頭換面，無量生死變化，然其如來藏體始終如一，也不與染淨、善惡等法和合而變異，所以無生滅，究竟清淨、堅固。）

諸位！真空法性它如虛空，諸位！當觀虛空什麼時候……佛講的：虛空何時何曾爛壞？你看看這個虛空，什麼時候曾經爛？什麼時候曾經壞、壞掉？我們的涅槃妙性就是從來沒有生滅，也從來不會爛壞，這是一個比喻。

705頁，1·地大即如來藏性周徧法界，經文：「汝觀地性：麤為大地，細為微塵，至隣虛塵，析彼極微，色邊際相，七分所成，更析隣虛，即實空性。」

706頁，經文：「阿難，若此隣虛析成虛空，當知虛空出生色相。汝今問言：『由和合故，出生世間諸變化相』。汝且觀此一隣虛塵，用幾虛空和合而有？不應隣虛合成隣虛。又隣虛塵析入空者，用幾色相合成虛空？若色合時，合色非空；若空合時，合空非色；色猶可析，空云何合？」

{註釋}。「隣虛塵」：新譯為極微；係色法之最小單位。七極微為一微；七微為一金塵；金塵以上就是：水塵、兔毛塵、羊毛塵、牛毛塵、隙遊塵、蟻、蟲，這個念〔麵-面+廣〕ㄍㄨㄥ，〔麵-面+廣〕麥、指節，就是愈來愈粗……累積七進位。以上皆為七進位之容積單位。詳見《俱舍論》以及《楞伽經》。從極微變成微；七微叫做金塵；金塵接著就是水塵；集七個水塵→兔毛塵；集七個兔毛塵→羊毛塵；集七個羊毛塵→牛毛塵；集七個牛毛塵→隙遊塵；集七個隙遊塵變成蟻，這是一種小小非常小的蟲；再來就是蟲子，長在動物的身上的蟲子；再來就是〔麵-面+廣〕麥，〔麵-面+廣〕麥，這個念〔麵-面+廣〕ㄍㄨㄥ，指節等等，指節就是我們的手指。以上皆為七進位之容積單位，在《俱舍論》、《楞伽經》都有講。

「更析隣虛，即實空性」：若還要進一步再分析隣虛塵，那就要變成真正的空性了（因為隣虛塵太小了，再分析就沒有了，即如虛空性一樣。）這是小乘的

「分析空」，以證明色法之空性。然佛在此之意，並非贊成此說，以此說為佛為往昔為開悟鈍根之小根智人，令其信解空性，而作此說。今則不然，以究竟之實智觀之，物之空性，非以分析故空，本性空故。這個我們在前面幾節都講得很清楚了，你這個再小的微塵，把它變成千分之一、萬分之一，它還是有，有，就不能講空，當體即空，就是表無自性。本性空故。又，分析並不能令任何一法之性成空，不管再怎麼分析，即令再小，它還是有，只是人力無法再加以分析而已，人力無法再加以分析，並不表示它就沒有了、空了。所以「分析空」是不究竟的，是方便化導鈍根人用的一時之權教。

707頁，中間，「若此隣虛析成虛空，當知虛空出生色相」：如果隣虛塵可以分析而成為虛空（所謂「析入虛空」），那麼反過來說，則虛空也應當能集合成色相才對。因為色法一旦可以析入虛空，那麼色法便散化在虛空當中，也就是虛空的體中，也就是含有色法的極小的質素；「質素」就是成分，質素在；如果如此，則應能再從虛空當中，將這些色法的質素聚合起來，而還原成為色法。

「不應隣虛合成隣虛」：不應說是由幾個隣虛可以合成一個隣虛，這是不對的，鄰虛愈集合就愈大。

「又隣虛塵析入空者，用幾色相合成虛空」：又如果說隣虛塵可以被析入成虛空，這又等於表示隣虛塵當中有虛空的質素，沒有虛空質素，怎麼析色入空？

如果這裡沒有油，你榨沙不成油啊，要有油的元素；色法如果沒有虛空，析色怎麼可以入空？也就是等於說；「空就是由色生了」因為析色入空，空當然就是由色而分析成的。（因「析色成空」，翻過來，所以「空由色中來」；也就是說，「聚色成空」。）若如是者，則是用幾個色相可以合成一個虛空呢？然而實無是事：不論多少色相，都不能合成一個虛空，所以知道隣虛塵中並無虛空之質素存在；因此也可以知，析色實不能成虛空。

708頁，第四行，「若色合時，合色非空」：承上言，如果將幾個色相聚合起來，所合成的仍是色法，而非虛空。

「若空合時，合空非色」：這又是承上面所說的「一個隣虛塵，用幾虛空和合而有？」如果真的能將幾個虛空聚合起來，則所聚合成的，仍還是虛空，而非是色。也就是說：「合空成空，合色成色」；這樣才對吧！反過來講：「合色不能成空，合空當然不能成色」。這一定的道理。

{義貫}。「汝觀地」大之「性」：其最「麤」者「為大地」，把它細分這個叫做微塵，就是「細」者「為微塵」，其「至」細者為叫做「隣虛塵」；接近虛空。因此若分「析彼極」其「微」小之塵，至於「色」法的「邊際」（最小最小）的「相」，則得「七分」極微塵「所成」之色，依如來權教所說，若還要「更」進一步分「析」此「隣虛」塵，「即」得真「實」之「空性」，而色性即亡。【以上為小乘之分析空】我們稱為析空觀，在天台宗稱為析空觀。

709頁，「阿難，若此隣虛」塵可以分「析」而「成虛空，當知」反過來說，「虛空」也應可「出生色相」才對。（然而虛空生出色相，斷無此理；結論：故知析色入空不得成立。）【以上為破析色成空——小乘之分析空】

709頁，第四行，「汝今問言：『由和合故，出生世間諸變化相』」，那麼，「汝且觀此一」個「隣虛塵」到底是「用幾」個「虛空和合而有」的呢？（然決無是理，不論用幾個虛空，也不可能合成一個隣虛塵；是故，合空不能成色；結論是：所以我們知道：「色非和合而有」。）因為什麼？色當體就是空，空不能合。而且「不應」說是由幾個「隣虛」塵可以「合成」一個「隣虛」塵吧？「又」若能將「隣虛塵」分「析」而「入」於無限的虛「空者」，那麼則表示色中有虛空之質素；若如是者，則「用幾」個隣虛之「色相」可以「合成」一個「虛空」呢？（然而也無是理，合隣虛定不能成空；結論：是故可以知道「析色絕對不能成空」，析色只能成有，再小的還是有，析色絕對不能入空。以合色不成空故。）這樣合色才能成色，要不然合色就會變成空，就會變成無中生有。

進而言之，「若」將「色」法和「合時，合色」即應成色，而決「非」成虛「空」；「若」虛「空」真能和「合時」，則「合空」也應只能成空，而決「非」能成「色」；再說，「色」法雖「猶可」分「析」，虛「空云何」可以被和「合」呢？【以上為破色有和合】

翻過來，詮論，710頁，{詮論}。佛在此破和合之計，而說從虛空生出色相，斷無此理。「虛空生出色相」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「無中生有」，諸位！這個特別重要，因為析色可以入空，當然，空，集合空就會變色；合空當然成空啊！這個將來就會變成無因論，突然會冒出色法，集虛空可以變成色法，因為析色可以入空，集空就一定可以成色，這個就會變成無中生有，虛空突然會跑出色相出來，這個就是問題。虛空當然不可能突然跑出色相，要有因緣、借重因緣才會跑出色相。所以，因此我們了解相妄性真，本體裡面是不生不滅；但是，它是相在轉動；相在轉動，裡面有一種不動的東西，就是體。

所以，體是不可以分析的，相是可以分析的。所以，相你怎麼分析，其實就沒有辦法進入本體，要進入本體，必需超越種種的表相，跟表相跟體是不二的，所以，相就是體，諸位！這個就是佛法的重要的不二法門。相就是體，簡單講：相體是不二，相空，體才空，體空，相也是空，如果由種種的分析，這個就是意識心；這個就是學者；這個就是科學、意識型態；這個就是生死的根本。一切世間的學問、知識的領域裡面，統統是可以分析的東西，識心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諸位！佛法的可貴處，站在解脫的角度，要了悟相妄性真，要好好的了悟。而相性是不二，所以，不能無中生有，必需借重緣起；但是，緣起又是如幻。所以，我們修學佛道，必需要在相上參透那個絕對的空性，當相上了悟它的等同畢竟空的時候，沒有可以討論的時候，萬法俱寂，意識心就滅，意識心就滅，這就開始了解什麼叫做歇即是菩提。

所以，佛法不能無中生有，虛空不能產生色相，就可以杜絕無中生有。所以，虛空不能產生色相，色相當體即是空，是不二的，是不二的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「無生中有」，說：「虛空生出色相」，換句話說，就是「無中生有」，以佛智觀之，此說是虛妄的，「無」既然是無，即無能生之因，何以能生「有」呢？又，「無」要真能生，只能生「無」，何能生「有」？就像驢子只能生驢，不能生豬。然而古今中外這種「無中生有」的謬論，在許多世間所謂偉大的哲學，所在多有，印度當然很多，而中土的儒家、道家二教，也是以此而立其宇宙論與本體論。這個宇宙論跟本體論，統統叫做不究竟論，在相上妄立為究竟之處。如道家的「從無生有」，無中生有，「有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萬物」，諸位！這個就是不明了佛性最後的結果，只能用在一時，不能用在究竟。以及前德所論：「儒宗所執『虛以生氣，氣以成形，而世間萬物皆從陰陽之氣所成』等偽」皆一併破之破了。

為什麼講它是偽？對佛教的究竟義來說，其他統統叫做不究竟，不究竟就是偽，不能成佛。所以，你研究儒家、道家，他永遠不能成佛。所以，我們是學佛的佛弟子，應當弘揚正統的佛經；如果我們要講一些世間的這些聖賢，那麼，還是要分清楚，世間的儒、道，還是不能混亂為佛教。所以，中國很多的這些註解，都用中國的儒家或者易經來詮釋究竟的佛義；有啊，很多！你打開大藏經，註解裡面很多都是這樣子，他為了要解釋就要配合，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他就是用這個來解釋：喔！佛性就是這樣子。所

以，佛教流傳到漢傳來，就含有一些漢傳的氣氛在，為了融入當地的文化，佛教才能生存；可是，全部用儒、道來詮釋究竟的佛義，又不像，不像究竟的佛道。佛法如果流通到西藏去，就融入了西藏一些文化，所以，你現在看到的西藏的這些手印、咒語、這些觀想、服裝，你就知道佛教來到藏地，有融入藏地的文化，要不然佛在世，跟西藏，你看哪一點相同？完全不同，佛在世也不是這樣修法。對不對？佛在世的服裝，你看，西藏穿的那個，喇嘛穿的那個，跟佛在世有一樣嗎？完全不同！

所以，佛法流通到哪裡，它就會融入當地的文化，為了什麼？為求生存。你不生存，你說你佛教很好，在當地的人，不了解你、不認同你，不融入當地的文化，你怎麼傳啊？佛法來到漢地，你不融入漢地的文化，你怎麼傳啊？但是，問題在哪裡？問題：把不究竟的儒跟道講成究竟的佛，這個就是麻煩的地方，這個就是麻煩的地方！像我們現在很多的名詞，統統是漢地的文化，像：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；真空生妙有，妙有生真空，這個統統是漢地的文化，佛經裡面沒有這種東西的，太多太多的漢地的文化，在註解裡面，隨手拈來統統可以得到的；問題就是說：講的人那個人有沒有見性？見性，不怕你名詞，開悟的人，哪裡怕你名相？對不對？開悟的人說法，從本性流露出來，不會死在名相裡面，他知道這個是暫時的善巧方便而已。對不對？

所以，說法從本性流露出來的，就像六祖，每一句雖然是中文，統統符合佛義。為什麼？說法從本性流露出來，無關於文字的東西。因此我們要了解，說法若

從本性流露出來，就像佛陀一樣，文字是沒有障礙的，所有的文字，統統是本性的般若。所以，大悟的人講出來的般若，是有生命的，每一句它都是佛的心，它都是有生命的。底下，**等偽皆一併破了。世間之妄想戲論，實是無盡。**

經文：「汝元不知，如來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。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；循業發現。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；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{註釋}。「汝元不知」：「元」，同原；就是本來。

「性色真空」：「性」，就是指如來藏性；「色」，是所現之色。「性色」，是如來藏性所現之色。諸位！這是佛的意境，如果是如來藏性所現的色，記住！它就不會有障礙，因為它不是意識心現出來的。為什麼我們現在看色法處處障礙？因為我們看的色法，沒有見到了本體。所以，這個相就是假空，所以，緣起法就處處是障礙。所以，為什麼在這裡要特別強調：如來藏性所現之色？這是佛的境界。所以，佛，四大在他來講是大用，不是障礙，是大用，處處是大用。佛可以運用如來藏性所現的色，救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統統是本性所顯現出來的東西，沒有一樣不是神通自在的。而我們眾生沒辦法，我們眾生死在循業發現，這個業就是緣起，而緣起就是：所有的根、塵、識一十八界，就是實實在在的障礙。

所以，學佛沒有辦法像佛這樣的得大自在，循大自在的來大神通，至少你要受益，讓我們的心得自在一點，知道要用本性修行，不能用意識心修行。什麼叫意識心？看到什麼卡住什麼……看到什麼執著什麼；看到什麼分別什麼，沒有一樣東西讓他舒服，沒有一樣東西讓他快樂。是不是？我們對生命不了解，生命對我們來講，就是一種懲罰，而所有的眾生，每天都在懲罰自己，他用業來懲罰自己，就是自作而自受，人，其實就是作繭自縛的昆蟲，人啊，就是作繭自縛的一隻昆蟲，沒有一樣東西不是作繭自縛，貪瞋癡慢疑、嫉妒、佔有，吐出來的絲統統網綁自己；而眾生一直想要求解脫，他就這個陷阱跳到另外一個陷阱……他想要求明師，這個道場跑到那個道場；這個師父親近完，一直找……到最後找：喔！自己如來藏性才是真正的善知識。

有的人，有一個人，居士來講，說：哇！聽了師父的法真好！他說：請問師父！如何跳出陷阱？我說：根本就沒有陷阱，是你製造出來的，哪裡有陷阱？他聽了這一句話，突然好像有所悟，就……沒有說恍然大悟啦，愣一下：嗯！真的喔！我們自己製造陷阱。你自己挖個陷阱跳進去，自尋死路！不要管它就OK了，就放下，哪裡有什麼陷阱？對不對？自己挖自己跳，然後自己在裡面覺得快樂！不是嗎？是不是？有的人講說：我們那個公司出現一個很奇怪的人！是不是？他就坐在我對面啊，不生氣也很難啊！是的！這就是業啊；但是，業性本空，如果你有功夫，還是可以放下。

說：師父啊！如果用智慧不能解決問題，用慈悲也不能解決現在我在公司所產生的問題，我用一切的方法都不能解決，這個時候，請問師父！要用什麼來解決？我說：用時間來解決，就是等，等，還是有辦法解決。為什麼？不要解決，放著，它就解決，到最後，它不解決也不行，它就一定要。記得！要等。說：燃眉之急，非解決不行，那怎麼辦？那就看你的造化、看你的福報，這時候就很有千變萬化了！對不對？非得解決不行，有時候你會死掉啊！這個就是談到業，有時候就沒有辦法突破，沒辦法突破！對不對？

今天報導的，你有沒有看到？有一個女兒得憂鬱症，重度憂鬱症，他這個女兒向她爸爸要五千塊，五千塊，要不到，怎麼樣？拿起來，發作了，哇！發作，憂鬱症發作，拿那個刀砍她爸爸二十四刀，砍死了！所以，我記得！不要刺激眾生，不然你會死得很慘！記得！過我們的日子。我常常講：有時候學佛要自私一點，不能改變對方，你千萬不要強迫去改變他，千萬不要！對不對？有一個人，她的老公就是喝酒喝了二十年，夫妻常常為了喝酒吵架，一直喝……這個老婆一直勸他，勸得二個人吵架、打架，搞到快離婚。這個女菩薩來請示師父，說：師父啊！我的老公喝酒喝了二十年了，那怎麼辦？我一直希望他戒掉這個酒，然後來學佛。我就問她一句話就解決了：你能改變他嗎？沒辦法！放下。那怎麼辦？等！讓他自生自滅啊，愛喝酒就任他去，不然呢？你能怎麼辦？你以為做法師什麼問題都可以回答你嗎？你認為法師是萬能的嗎？他要喝酒喝到死，你有辦法嗎？不然你認為有辦法嗎？不然你講，法師換你來當，你怎麼回答？沒有辦法！無奈！世間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子，無奈啊！對不對？

我們也很想改變那些罪惡的眾生；可是，沒有辦法，這就是每一個人的因緣，就是這樣子的。今天世尊說法，也只能度有緣的眾生；今天師父來這裡說法，也只能度有緣的眾生，就像在座諸位坐在前面的這麼善根深厚的護法居士；那一些沒有善根也沒有辦法，真的！所以，你再好的親戚朋友，都不一定有辦法。

因此諸位！你看到這個：如來藏性所現之色，你就見一切相就是一合相，就了解一合相即是非相，放下，隨緣，用盡了慈悲跟智慧，如果不能改變對方，就是一定要先保護自己的清淨心，用等待的方式，用時間去解決它。此言，如來藏性所現之一切色法，實是真空，諸位！你要注意看！色法其實就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如來藏性，色法就是如來藏性，所有的內跟外，其實就是你一心，本來原來的心，不要分能所。非同於析色歸空之假空。以此真空乃本性空，本性空，非分析而空。「本性空」者，無有自體性故；以無自體性，乃如來藏依緣幻現，如空中華，如水中月；空華與水月，水中月、空中華，這表示什麼意思？表示緣起所現出來的相，其實就是水中月。所以，所有的眾生在追求快樂，其實就是跑到水中要把月亮撈起來一樣的可笑，這個世間沒有快樂，只有放下，那個才是真正的快樂。水中月，空華跟水月，其相非無，然無實體，故言其空，如是之空，名為真空，非分析所得。又，以其體空故，實不可分析。

「性空真色」：以如來藏性所具之空，乃能成真色，非同於和合所成之假相之色。這個和合的假相之色，它就會有障礙。

712頁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：如是，由如來藏所成之真空與真色，能隨九法界眾生之心之勝劣，相應於其所知量之大小而現。

「循業發現」：世出世間九法界眾生之依正二報之色，皆各循其本業顯現其業報之色（就是地大）。

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」：「識心」，是指第六識。此言，世間所謂之因緣性或自然性，皆是第六識心妄生分別、周徧計度者。（按：此句古德講註解的時候，有把它置於「世間無知」一句之上者；也有將之置於「應所知量」一段之末者，如長水之《楞嚴義疏注經》，蕩益大師之《楞嚴文句》，以及近德海仁老和尚之《楞嚴經講記》，皆屬於後者。余意以為後者於文義似較暢，故從之。讀者請詳。）

{義貫}。「汝元不知」，於眾生本具「如來藏中」，如來藏「性」所現之「色」實是「真空」，而非同於析色歸空之假空；而如來藏「性」所具之「空」為能成「真」實之「色」，非同於和合所成之假相之色，其性「清淨」從「本」而「然」（不假功用，並非澄之使清，滌之使淨，乃本來清淨，無有垢濁。）為什麼？因為這個色直達如來藏性，色當然就清淨，因為這裡面沒有不清淨跟清淨的名詞，沒有，它是絕對的空，絕對的空就是絕對的清淨。

其體則「周徧」十方「法界」，且能「隨」九法界「眾生心」之勝劣，相「應」其「所知量」之大小而顯現。（若以勝心大量致之，則應之以妙廣之色。）世出世間九法界眾生，皆「循」其本「業」而開「發」顯「現」如來藏中如幻業報之地大。為什麼叫如幻業報？其實也沒有能受，也沒有所受，我們的苦叫做妄受，今天的苦實在是苦得很虛妄；今天的苦實在是苦得很冤枉，不應該苦的，因為你本身就有智慧的，要拿出來用的；很可惜，佛的大智慧、我們的本性沒有拿出來用，而我們用的就是妄心、妄識，所以，痛苦不堪，拼了老命就是要執著，拼了老命就是要分別，自己製造陷阱，自己不知道。

諸位看底下，然而「世間」之眾生以「無知」故，而迷「惑」以「為」諸法為「因緣」所生，「及」外道之人昧於藏性隨緣之用，而計地大為無因「自然」而有之「性」；凡此「皆是」依第六意「識心」而妄生「分別」周徧「計」著「度」量，「但有」虛妄名相「言說，都無實」在之「義」理。諸位！注意看！第六意識心而妄生分別，諸位！那個妄生分別什麼意思？就是不知道如來藏性沒有能所。意思就是說：二乘人學佛，二乘人成佛；就是外道的無因論轉過來，那個識心放下，外道轉過來就是佛道，也可以成佛。也就是不管你哪一道，統統是用意識心，只是嚴重不嚴重，嚴重不嚴重。

2·火大即如來藏性周徧法界，經文：「阿難，火性無我，寄於諸緣。汝觀城中未食之家，欲炊爨時，手執陽燧日前求火。」

翻過來，714頁，{註釋}。「火性無我」：「無我」，我者，就是自體也；無我即無自體性，非謂無火。

「寄於諸緣」：「寄」，就是托。「諸緣」，如鑽木、執鏡、擊石等等因緣。都會產生火。謂火之生、住，為寄托在種種因緣之中。

「陽燧」：取火之鏡，也就是聚光鏡，也就是凸透鏡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，火」大之「性」實「無」自「我」之體性，而是「寄」托「於諸緣」方得顯現。「汝觀城中未」餐「食之」人「家，欲炊爨時」，以「手執」取「陽燧」（聚光鏡），於「日前求火」。【此明火大依緣無體】

經文：「阿難，名和合者，如我與汝、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今為一眾；眾雖為一，詰其根本，各各有身，皆有所生氏族名字：如舍利弗，婆羅門種；優樓頻螺，迦葉波種；乃至阿難，瞿曇種姓。

阿難，若此火性因和合有，彼手執鏡於日求火，此火為從鏡中而出？為從艾出，為於日來？

阿難，若日來者，自能燒汝手中之艾，來處林木皆應受焚。

若鏡中出，自能於鏡出然於艾，鏡何不鎔？紆汝手執尚無熱相，云何融泮？

若生於艾，何藉日鏡光明相接，然後火生？

汝又諦觀：鏡因手執，日從天來，艾本地生，火從何方遊歷於此？日、鏡相遠，非和非合。不應火光無從自有。」

{註釋}。「詰其根本」：「詰」，就是究詰，推究。

「鎔」：同熔化；同那個「熔」字。

「紆」：彎曲。

{義貫}。阿難，「所名」為「和合者」，例「如我與汝」及「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今合為一大眾」；大「眾」之體「雖為一」，然究「詰其根本」，則其份子「各各有」其自「身，皆有」其各自「所生」之「氏族名字」來源；例「如舍利弗」為「婆羅門種；優樓頻螺」為「迦葉波種；乃至阿難」係「瞿曇種姓」，各人種姓來源各自不同，而合為一眾，這就是所謂的和合之義。

「阿難，若此火」之「性」為「因和合」而「有」者，當「彼」人以「手執鏡」，且取艾草，而「於日」光下聚光「求火」，則「此火為從鏡中而出」呢？抑「為從艾」草中「出」？或「為於日」中「來」？

「阿難，若」火為從「日」中「來者」，則此日來之火「自」已即「能燒」著「汝手中之艾」草，便不須用鏡照之緣了；且日「來處」之「林木皆應受焚」，以日中之光不須用鏡聚光即能燒，所以凡被日光照到的林木皆應燃燒（然而事實不然，林木雖被日光照射，也不燃燒；結論：故知此火非從日光中來。）【以上為破日光單一之緣能生火】

「若」言火為從「鏡中出」者，則火便「自能」從「於鏡」中「出」來而「然」燒「於艾」草，果真如此，則鏡中便有火；鏡中若有火，則「鏡」子本身為「何不」會被燒「鎔」掉？而且當你「紆」屈「汝」之「手」指而「執」此鏡時，「尚」且「無」覺知鏡子有「熱相」，既然鏡子連熱都不熱，「云何」會「融泮」（就是融化）呢？（故知鏡中實無火；結論：是故火實非從鏡中出。）【以上為破鏡子單一之緣能生火】

翻過來，718頁，「若」說火是「生於艾」草，則艾草自能生火而且自燒，如是則「何」須再「藉日」光與「鏡」，而今日之「光明」與艾草「相接，然後」才令「火生」起呢？（故知，火不從艾草中生——如是，於生火之三緣：日光、鏡、與艾草中，三處推求，皆無能生火之因；結論：故知火非從此三緣中之任何一緣中生。）【以上破艾草單一之緣能生火】

既然單緣不能生，那麼「汝又諦」實「觀」察一下：此「鏡」是「因」你的「手執」而在此處，「日」光則為「從天」上而「來」，至於「艾」草則「本」為「地」所「生」，那麼究竟而言，此「火」是「從何方」而來「遊歷於此」的呢？若說是三緣和合而有，則「日」與「鏡」兩者「相」去天地之「遠」，且二者之體性迥然不同，故「非和」（性質不同故），「非合」（相距太遠故），日與鏡既實無和、亦無合，則不能言火為從日鏡和合中生。【以上為破和合生火】

更「不應」言此「火光」為「無」所「從」來而「自」然而「有」者。（無因而生——因為既然連單緣與多緣和合皆不能生，則無因更加不能生；若無因能生火，則世間豈非早就燒光了？）【以上為破無因自然生】

719頁，經文：「汝猶不知：如來藏中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阿難，當知世人一處執鏡，一處火生；徧法界執，滿世間起。起徧世間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。」

{註釋}。「當知世人一處執鏡，一處火生」：須要知道世間之人，若在某一處執鏡取火，便有火在那一處生起。

「徧法界執，滿世間起」：若徧法界都有眾生執鏡取火，則整個世間都到處都有火如是而起。

「起徧世間，寧有方所」：「寧」就是怎麼，哪裏。若取火之因緣多，火亦多，應心隨量，無有極限，整個世間到處都有火生，怎能說那些火都有一定的來處呢？

720頁，{義貫}。「汝猶不知」：眾生本具之「如來藏中」，其如來藏「性」所現之「火」實是「真空」，無實自體，乃托緣妄現，非分析之假空；而如來藏「性」所具之「空」乃能成就世間之「真火」，而其性「清淨」，從「本」而「然」，不受染污，其體性則「周徧法界」，所以能「隨」九法界「眾生心」之勝劣，相「應」於其「所知量」之大小，而現其業感之火。「阿難，當知」若「世」間「人」於「一處執鏡」取火，則於此「一處」隨緣而有「火生」；若「徧法界」到處都有眾生「執」鏡取火，則「滿世間」到處都有火隨緣而「起」，此業火，應心隨量「起徧」於「世間」各處，如來藏中眾生幻化之業感如是，此火「寧有」一定之來源「方所」？實乃九法界眾生皆各「循」其本「業」而開「發」顯「現」如來藏中如幻之火大。諸位！雖然是如幻之火大，可是，眾生只要火燒到，他就會死亡，因為我們是業力來的，不是願力來的佛菩薩。

經文：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721頁，{義貫}。然而「世間」之愚夫以「無知」故，昧於藏性不變之體，而自迷「惑」以「為」是「因緣」和合所生，以「及」外道的人昧於（昧於就是不知道）藏性有隨緣之用，而妄計火大為無因「自然」而生之「性」；凡此「皆是」，第六「識心」妄為「分別」周徧計度，「計」著「度」量，「但有」虛妄名相「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{詮論}。世間之火，乃眾生循其本業之業報而發現者，諸位！這個在這裡要特別注意，有的人一輩子感應出來的，發生好幾次火災，發生好幾次火災，有的會被燒死；有的人一輩子都不會碰到火災，因為每一個人業不一樣，每一個人業不一樣。大體上，常常起瞋恨心的人，下輩子感應火的力道會更大，內火引外火。所以，我們這個內四大，修行佛道，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統統要控制，淫心重的人會感應大水；瞋心重的人會感應大火，他的果報會在地獄，會在地獄。所以，後面有十習因、六交報，就會講得更清楚，《楞嚴經》的下冊，十習因、六交報。

所以，他這個因一種下去以後，後面的果就一直出來。所以，有的人，業報現前會被水淹死，有的人，業報現前，會被地震震死、壓垮，地大起變化；有的人水大起變化，來，淹死了！對不對？有的人火大起變化，被火燒死了；有的人被颶風吹了，吹走了，死掉了！所以，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如果變成一種業力的話，強大的業力，他的果報也會死在地水火風空，因為他沒有轉成如來藏性的自在的地水火風。所以，地大其實本來如來藏性；可是，眾生是循

業而來的，循業而來的，就必需死在這五種果報，要不然就是合；要不然就是離；要不然單一的地水火風死；要不然就是和合；要不然就是分散，一樣，都是地水火風空這樣子在交互的生起，成住壞空又滅掉……實在是沒有生。

所以，這個上蒼是很公平的，上蒼是很公平的。因此如果我們要面對死亡的時候，內心自己要有健康的心態，我們攝取這個地球的養分，我們死的時候；生命來自於塵，來自於大地，我們現在死亡了，回歸於大地。所以，有的人死亡以後，把這個骨灰火化，去種樹、種草，滿有環保的觀念的，滿有環保的觀念的。為什麼？它就是變化而已，沒有真正的生，也沒有真正的死，虛妄生、虛妄的老、虛妄的病、虛妄的死。為什麼統統加一個「**虛妄**」？沒有了，人老了會長皺紋；你何曾什麼時候看到如來藏性起皺紋？如來藏性起皺紋的時候是什麼？是煩惱，煩惱是如來藏性的皺紋。你知道嗎？**煩惱就是如來藏性的皺紋。**

所以，佛陀就是最美的化妝師！對不對？我們的化妝師幫你畫眉毛，還要剪……還要柳眉，有的畫錯，畫成粗眉；有的畫錯，畫成二隻翅膀！對不對？可是，到老的時候，你怎麼畫？到老的時候，我們地大起變化，二個皮像沙皮狗一樣下垂，真的啊，地心引力啊！是不是？所以，有的人常常這樣，抹上乳液，她就是想抗拒地心引力，你知道嗎？抗拒地心引力。回去的時候，肚子稍微大一點，就開始一直按摩拍打了！為什麼？抗拒地心引力啊，地心引力往下拖，她就往上打，還打得統統姿勢破～～～整天都在抗拒地心引力，到最後也是老啊、也是病啊、也是老化了，所以，這個世間其實很公平的，你說哪裡不

公平？其實就是很公平，因緣果報逃不掉的！所以，業因、業緣、業果，你看，這因、緣、果中，前面還加一個「業」，這就是公平，「業」就是全世界最公平的東西。

底下；咦？講到哪裡了？喔！在這裡，詮論，是不是？{詮論}。世間之火，乃眾生循其本業之業報而發現者，正如人間之水，餓鬼道眾生見之則為火。又餓鬼道饑火熾然，所以口吐火焰，頂髮生煙。又，大心菩薩修行，亦循其出世善業而發現其勝妙之火，如烏芻瑟摩明王，化淫心為智慧火，而稱火頭金剛。再如不動明王入火生三昧，能燒盡一切垢染。又，釋尊涅槃之後，荼毘之時，弟子舉火不能燒其體，以釋尊之體乃金剛不壞之身，非世間之火能燒，是故釋尊以大慈悲故，於自體上起三昧真火而焚燒自身，並且碎身舍利。是故可知，十法界中，各有其火，循業而現，非因緣和合能生，亦非無因能生，乃如來藏隨緣循業幻化。

諸位！有一個人看到這一段懷疑，哪一段呢？說世尊涅槃之後，荼毘之時，弟子舉火不能燒其體，他說：這個可能嗎？我說：我告訴你，現在不要講世尊，我舉一個例子，有一個人，他的爸爸死掉了，爸爸死掉了，往生了。他的爸爸往生以後，他本來沒有什麼信仰，沒有什麼信仰，後來人家跟他介紹說：你爸爸都往生了，要不然你就蓋師父加持的往生被，或者是撒個金光明沙，胸前放三張咒輪試試看！他說：快放進這個冷凍庫了，那怎麼辦？說：來得及，來得及！他就匆匆忙忙的，因為對佛法什麼都不知道，就真的……也是有一點善

根啦，就按照人家講的，就放三張咒輪、撒金光明沙、往生被。諸位！不可思議的事情產生了，冷凍、冰凍了三天三夜再拉出來，冰凍了三天三夜再拉出來，你知道嗎？全身都是柔軟的，按照道理，這個應該是硬的；但是，他卻是全身都是軟的，他全家人看到，還面貌如生，不像死人，他說：哇！這個實在是不可思議！諸位！只有金光明沙、咒輪、往生被而已喔，就有這樣子的情形了，何況說佛啊！他可以運用地水火風，他當然生死自在了，這個絕對是相信的，這個毋庸置疑的，毋庸置疑的！所以，在座諸位！要對佛真的有信心。好！我們 722 頁，今天時間夠，時間夠，我們休息十五分，我們再來講。今天時間足夠的，休息十五分。

### (中間休息)

諸位！下星期四請帶《楞嚴經講義》，還有那一本《表解》來。剛剛新聞報導說明天是颱風，明天是颱風；但是，我們不停課。明天你住的那個地方，如果風雨交加，月夜風高的晚上，請勿出門，拜託你不要出門！我們講完的時候，我們講完的時候整理出來。但是，如果說你那邊也不是風雨很大，是不是？那就儘量來！所以，我明天這裡錄音跟錄影不會停止，因為我們有一點點在趕進度，有的人講說：明天要不要停課？明天不停課，就是這樣子，除非這裡息電了。對不對？這裡息電了。息電，那明天就很有意思了，見性無關明、無關暗，見性來……不然就在這裡辦燭光晚會，把蠟燭拿出來，不然怎麼辦？除非息電，要不然就是照樣錄音、錄影，所以，明天不會停。知道吧！記得！你家出

來暴風雨很大、很強，你千萬不要出來！為什麼？死，我不負責任的！真的！你不要說為了聽你的經被砸掉、死掉了！對不對？都是你！我今天是事先聲明了，這不是我的原因。對不對？

好！諸位！**722頁**，第**3**·**水大即如來藏性周徧法界**，**經文**：「阿難，水性不定，流息無恒。如室羅城迦毘羅仙、斫迦羅仙、及鉢頭摩、訶薩多等諸大幻師，求太陰精用和幻藥，是諸師等，於白月晝手執方諸，承月中水。」

**{註釋}**。「流息無恒」：「恒」，常。水之流動與止息無常。如河水填之，則其流止息；池水決之，則其流動。

「迦毘羅仙」：「仙」，修道從之義，非此方所說之仙。此為黃發外道，或金頭外道。

「斫迦羅仙」：「斫迦羅」，輪也。由於此外道以為自己所見之理圓滿如輪，且能摧伏他宗，故稱為圓輪外道。

「鉢頭摩」：即蓮花，以此外道常住於蓮花池，故名。

「訶薩多」：此為「阿迦薩謨多羅」之略，義為海水。此為事水外道(拜水外道)。

「大幻師」：以其善用幻術，不但能幻化人、物，且常能奪陰陽造化之工，故稱為大幻師。「幻」者，咒術、魔術之類。

「太陰精」：「太陰」，即月。太陰精即月中之水。

「用和幻藥」：以月中水來和合幻術之藥，作成藥丸。

「白月晝」：白月的月亮，其光明有如白晝之時。

「方諸」：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方，石也；諸，珠也。」按，方諸即水晶珠也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，水」之「性不定，流」動止「息無」有「恒」常。「如室羅」伐「城」中之「迦毘羅仙」(黃發外道)、「斫迦羅仙」(圓輪外道)、「及鉢頭摩」(蓮花池外道)、「訶薩多」(事水外道)「等，諸大幻」術之「師，求」取「太陰精」(月中水)「用」以「和」合「幻」術之「藥」作成藥丸。「是諸」幻「師等，於白月」月明如「晝」之時，「手執方諸」(水晶球)，以「承」接「月中」之「水」。

經文：「此水為復從珠中出？空中自有？為從月來？ 阿難，若從月來，尚能遠方令珠出水，所經林木皆應吐流；流則何待方諸所出？不流，明水非從月降。 若從珠出，則此珠中常應流水，何待中宵承白月晝？ 若從空生，空性無邊，水當無際，從人洎天，皆同滔溺，云何復有水、陸、空行？ 汝更諦觀：月從天陟，珠因手持，承珠水盤，本人敷設，水從何方流注於此？月、珠相遠，非和非合；不應水精無從自有！」

{註釋}。「所經林木皆應吐流」：「吐流」，吐水若流。此言，則月光所經過的林木(所照射到的林木)，皆應出水如流。

「流則何待方諸所出」：如果林木皆能流出月中之水，那麼何待持水晶珠來取水？

「月從天陟」：「陟」，降也。

「承珠水盤，本人敷設」：「本人」，指幻師本人。承托水晶珠的水盤，是幻師本人準備的。

「月、珠相遠」：月與珠，一在天，一在地，相去極遠。

{義貫}。「此水為復從珠中出」？還是「空中自」然而「有」(無因無緣)？抑「為從月」中「來」的呢？

「阿難」，此水「若」是「從月」中「來」者，則此月「尚能」自遙「遠」的天之一「方令」此地上之「珠出水」，如是則月光「所經」過之「林木皆應吐」水若「流」；林木皆能「流」出月中水，「則何待方諸所出」？(便不用持水晶珠於月下取水了——然而事實不然。)又，若月光所照射的林木並「不」能「流」出月中之水，這就表「明」了「水非從月」而「降」。**【以上為破水因月生】**

「若」言水為「從珠」中「出，則此珠中常應流」出「水」來，如是則「何」必「待」於「中宵承」藉「白月」如「晝」之緣方能得水？(然而事實上，此珠自身並不能流出水來，故知水非從珠生。) **【以上為破水從珠而生】**

「若」言此水為「從」虛「空」中「生」，然而「空性」實「無邊」際，則其所出之「水」亦「當無」有邊「際」；如此則「從人」道「洎」於「天」道，「皆」當「同」受水之波「滔」淪「溺」，遍於世間皆浸在水中；然而現今「云何復有水、陸、空行」之差別存在？(是故可知，此水非從空生。) **【以上為破水從空生】**

(既然於水晶珠、虛空、及月三處推求，單緣皆無有能生水之因，則)「汝更諦」實「觀」察一下：「月」光為「從天」而「陟」降者，「珠」乃「因手持」而有者，「承珠」之「水盤」為幻師「本人」所「敷設」者，那麼此「水」究竟是「從何方」而來「流注於此」呢？若說是因緣和合而有，則「月」在天、「珠」在地，「相」隔遙「遠」，且性相迥異，應「非」可「和」亦「非」可「合」(月與珠既不能和合，則知水並非從月珠和合中生)。【以上為破水由因緣和合而生】

(若單緣之三處皆不能生水，並且和合因緣亦不能生，)「不應」說此月「水」之「精」為「無」所「從」來「自」然而「有」的！(以有因尚且不能生，更何況無因怎能夠生？是故知此水亦非從無因自然而生)【以上為破水從無因中生】

經文：「汝尚不知：如來藏中，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：一處執珠，一處水出；遍法界執，滿法界生，生滿世間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。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{義貫}。「汝尚不知」：眾生本具「如來藏中」，其如來藏「性」所現之「水」大實為「真空」無實自體，故不生滅「此為顯如來藏隨緣不變之性」。然以如

來藏「性」之真「空」乃能現出世間之「真水」，其體本真，究竟「清淨」從「本」而「然」，其性「周遍法界」。【此為顯如來藏不變隨緣之性】。

以如來藏具如是不思議性業用，故能「隨」九法界「眾生心」之勝劣，且「應」其「所知量」之大小，而現其如幻業報之水大；是故，若於「一處執珠」求水，則於「一處」有「水」如幻而「出」；若於「遍法界」各處皆有眾生「執」珠取水，則「滿法界」各處皆有水如幻而「生」，此水既能「生滿世間」各處，則「寧有」一定來源之「方所」可得？實乃九法界眾生各「循」其本「業」而開「發」顯「現」如來藏中幻化業報之水大。

然而「世間無知」之人，因昧於藏性不變之體而生迷「惑」誤以水大「為因緣」和合而生，「及」外道之人昧於藏性隨緣之性，而計水大為無因「自然」而生之「性」，凡此「皆是」愚人依第六「識心」虛妄「分別」周遍「計」著測「度」，但有「虛妄名相」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4·風大即如來藏性周遍法界。經文：「阿難，風性無體，動靜不常：汝常整衣，入於大眾，僧伽梨角動及傍人，則有微風拂彼人面。此風為復出袈裟角？發於虛空？生彼人面？」

{註釋}。「僧伽梨」：即大衣，有二十五條，四長一短(即於縫製時，每四長條加一短條)，為袈裟中之最莊嚴者，佛弟子分衛(即乞食)時，常披此衣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，風」大之「性」本「無」自「體」可得，隨著外物的「動、靜」而現出其生滅「不常」之相：例如「汝常整」理法「衣」，然後「入於」城村之「大眾」處而乞食，當你行動之時，你的「僧伽梨」的衣「角」若「動及傍人」，此時「則有微風」生起，「拂彼」傍「人」之「面」。「此風為復出」自於「袈裟角」呢？還是「發」生「於虛空」？或者「生」自「彼」傍「人」之「面」？

經文：「阿難，此風若復出袈裟角，汝乃披風；其衣飛搖，應離汝體。我今說法，會中垂衣，汝看我衣，風何所在？不應衣中有藏風地？

若生虛空，汝衣不動，何因無拂？空性常住，風應常生；若無風時，虛空當滅；滅風可見，滅空何狀？若有生滅，不名虛空；名為虛空，云何風出？

若風自生被拂之面，從彼面生，當應拂汝。自汝整衣，云何倒拂？

汝審諦觀：整衣在汝，面屬彼人；虛空寂然，不參流動；風自誰方鼓動來此？

風、空性隔，非和非合。不應風性無從自有。」

{註釋}。「此風若復出袈裟角，汝乃披風」：如果此風是從袈裟角生出來的，那麼你實是在披「風」，而非披「衣」；因為袈裟若能生風，袈裟即是風作的，才能生風，例如雞才能生雞。

「其衣飛搖，應離汝體」：既然袈裟是用風作的，則當衣體飛搖的時候，你應抓不住，應會離你的身體而飛去才對。

「汝看我衣，風何所在？」：你看我現在把衣垂下不動，此時風到底在哪裡呢？——若衣能生風，為何獨獨行動之時才能生？而身靜之時就不能生風？若是行動之時，才能生風，就不能說此風是從衣所生。如果風真是從衣而生，則應任何時候都能生才對，不應只在行動時才能生，而靜止時就不能生。

「若生虛空，汝衣不動，何因無拂？」：如果說此風是從虛空中生的，那麼當你的衣靜止不動的時候，為什麼沒有風生起而拂傍人之面？亦即：既然空能生風，則何必假借衣動而生？衣靜之時，虛空亦應自能生風，才能稱為「虛空能生風」。

「若無風時，虛空當滅」：既然風從空生，兩個是一體的，則虛空為「能生」，風為「所生」；若無「所生」，則「能生」亦無。所以說，如果沒有風的時候，那時虛空應該也滅去了才對——因為虛空若還在，則一定一直有風生出，既無風生出來，可知虛空已經滅去。

「滅風可見，滅空何狀」：不過話說回來，若說風滅了，這是可以知見的，但是說虛空滅去了，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相狀呢？

「若有生滅，不名虛空；名為虛空，云何風出」：虛空如果有生滅，就不能再稱為虛空了；反之，既然稱為虛空，就不應有生滅；然而既無生滅，便是既無「能生」，亦無「所生」（亦即，自己本身不生滅者，也應不能生他。）既無能生、所生，為何又說「風是從虛空中出生」的呢？

「若風自生被拂之面，從彼面生，當應拂汝」：如果說這風是從那被拂的人的臉上生出來的，既是從他的臉上生出的，便應能吹拂到你才對。

「自汝整衣，云何倒拂」：然而，整衣的人自然是你，怎麼會說你整衣，而卻從他的面上出風來吹拂你的袈裟，這豈非倒拂？

「虛空寂然，不曾流動」：「參」，參與，參預，有關係之義。虛空本性是寂然不動的，不參與流動之性，故應與流動之風體性不同，因此不動的虛空應該不會生出會流動的風。因為二種體性完全不同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，此風若復出」自於「袈裟角」，則「汝乃」在「披風」，而非披衣；若真是在披風的話，則「其衣」之體本風，若衣「飛搖」，時，應捉

持不住，早「應離汝」之身「體」而去，而汝成赤裸，不應如今還覆在你身上。（然而事實不然。）又，你看「我今」在此「說法」，於此「會中垂」下法「衣」靜止不動，「汝看我衣」垂下不動之際，此時「風」到底「何所在？不應」說於靜止時「衣中」還「有」個「藏風」之「地」，暫時將風藏起來吧？（然而衣中實無藏風之地，衣中亦無風；結論：故知風實不從衣中來。）【以上為破風從衣生】

「若」言此風為「生」自「虛空」，則當「汝衣不動」之時，以「何因」故卻「無」風「拂」動呢？（若空能生風，何必假借衣動方生？我們衣動，當然就知道風生，結論：故知風非從空生。）又，虛「空」之「性」是「常住」的，如是則「風」也「應常生」不斷才對，因此「若無風」生起之「時」，則知「虛空當」已經「滅」去；「滅」去的「風」我們尚「可」以知「見」，但是已「滅」去的虛「空」究竟是「何」相「狀」呢？又，「若有生滅」，即當「不名」為「虛空」；既然「名為虛空」，便應無生滅；若無生滅，「云何」還可說「風」自虛空中「出」？（結論：故知風實不從虛空中出。）【以上為破風從虛空生】

「若」言「風自」已「生」於「被拂」者「之面」，既然是「從彼」被拂者之「面生」，也「當應」能「拂汝」之面才對。而事實上「自」是「汝」在「整衣，云何」他面上所生之風卻「倒拂」你的袈裟角？（結論：故知此風非從被拂的人面上自生。）

既然於袈裟角、虛空、及被拂者之面三處推求，都無生風之因，那麼「汝」再「審諦觀察：整衣」是「在汝」(然衣中無風)，而「面屬」於「彼」被拂之「人」(彼面亦不生風)；「虛空」本自「寂然」不動，必然「不參」預「流動」之性，(故空亦不生風)；既然三處皆不生，則此「風」為「自誰方鼓動」而「來」至於「此」？若說是因緣和合而生，則「風」與「空」二者之體「性」迥相「隔」異，一動一靜，故「非」能「和、非」能「合」(故知風不從和合而有。)【以上為破風從因緣和合中生】

若此風於三處之單緣不生，和合之複緣亦不生，則更「不應」說此「風性」是「無」所「從」來、無因「自有」的(既然有因緣都不生了，若無因緣，則更不能生。)【以上為破風大從無因中生】

經文：「汝宛不知：如來藏中，性風真空，性空真風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阿難，如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，遍法界拂，滿國土生，周遍世間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。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{註釋}。「汝宛不知」：「宛」，顯然。

{義貫}。「汝宛」然「不知」：眾生本具「如來藏中」，其如來藏「性」所現之「風」大實為「真空」之性，以托緣幻現故，無實自體「此為如來藏隨緣不

變之性」；然亦以如來藏「性」之真「空」方能顯現世間之「真風」。【此為如來藏不變隨緣之性】，其性「清淨」從「本」而「然」，其體則「周遍法界」以如來藏具如是不思議性業用，故能「隨」九法界「眾生心」之優劣，且「應」其「所知量」之大小而現其如幻業報之風大。

「阿難」，例「如汝一人微動」你所披「服」之「衣」，即「有微風」如幻「出生」；若「遍法界」各處皆有眾生「拂」衣，則「滿國土」各地皆有風如幻而「生」，故此風大即得「周遍世間，寧有」一定所出之「方所」呢？實乃九法界眾生各「循」其本「業」而開「發」顯「現」如來藏中如幻業報之風大。

然而「世間無知」之人，以昧於藏性不變之體，而將風大「惑為因緣」和合而生，「及」外道之人以昧於藏性隨緣之用，而計風大為無因自生之「自然性」，凡此「皆是」凡外權小之人依第六「識心」而作之妄想「分別」周遍「計」著付「度，但有」虛妄名相「言說，都無實義」。

很多人對《楞嚴經》聽不太懂，沒有關係，《楞嚴經》本來就是很深，阿羅漢都聽不太懂，何況我們還沒證阿羅漢果。諸位薰習再薰習，精進再繼續薰習，這個就是佛法；不怕困難、不怕繁、不怕艱澀，就怕不能開悟，哪怕是一個偈頌、一個段落、一個比喻，我們也深深的被佛陀的正法所吸引。所以，任何的事業不比正法，佛法它是可以用生命下賭注和投資的。任何的事情有賺也有賠，只有佛法，它只有正面的，無量億劫來的法身慧命，就是像現在大家這樣

子，努力、精進，沒有任何的捷徑，就是這樣，要吃苦耐勞。講完《義貫》要繼續用《表解》從另外一個角度講解。

5·空大即如來藏性周遍法界。經文：「阿難，空性無形，因色顯發；如室羅城去河遙處，諸刹利種及婆羅門、毘舍、首陀、兼頗羅墮、旃陀羅等，新立安居，鑿井求水，出土一尺，於中則有一尺虛空；如是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間還得一丈虛空，虛空淺深，隨出多少。」

{註釋}。「毘舍」：商賈階級。

「首陀」：農人。

「頗羅墮」：六藝百工，工匠階級。

「旃陀羅」：屠夫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」，虛「空」之「性」本自「無形」，乃「因色」塵而「顯」現「發」明；這個「發明」就是互相襯托，沒有色法就沒有虛空的襯托；沒有虛空襯托就沒有色法的意思，所以叫做乃至色塵而顯現發明。例「如」舍衛國的「室羅」伐「城去河遙」遠之「處」，因為離河太遙遠了，就必須要有水，沒有水不行！「諸刹利種及婆羅門」種，乃至「毘舍」（商）、「首陀」（農）、

「兼頗羅墮」(工匠)、「旃陀羅」(屠戶)，也就是屠夫等「等」各種姓之人，當他們「新立安居」之家，於「鑿井求水」之時，若掘「出土一尺，於」地「中則有一尺」之「虛空；如是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間還得一丈」之「虛空」，其地下之「虛空」之「淺深」，即「隨出」土之「多少」而現。意思是：出土多，虛空就現得大。

經文：「此空為當因土所出？因鑿所有？無因自生？」

阿難，若復此空無因自生，未鑿土前何不無礙？唯見大地迥無通達。

若因土出，則土出時應見空入，若土先出無空入者，云何虛空因土而出？若無出入，則應空土原無異因；無異則同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？

若因鑿出，則鑿出空，應非出土。不因鑿出，鑿自出土，云何見空？

汝更審諦，諦審諦觀：鑿從人手、隨方運轉，土因地移，如是虛空因何所出？

鑿、空虛實，不相為用，非和非合。 不應虛空，無從自出。」

{註釋}。「未鑿土前何不無礙」：土是有質礙的，空則無礙。若說此空是無因自生，則還未鑿井之前，為何地中不現出無礙的空相？

「迴無通達」：「迴」，遠，截然，全然，或者叫做完全。

「若無出入，則應空土原無異因」：如果空實無於掘土時出入，則應空與土二者並無各異之生因，亦即空即是土，土即是空，空生即是土生。

「無異則同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」：既然沒有相異，即是相同，那麼掘土出來時，空為何不也跟著出來呢，（因為土即是空故。然而，空若跟著出來）則地中便應無空可得；地中若無空在，則掘地出土，亦無井可用——然而斷無是理。）

「若因鑿出，則鑿出空，應非出土」：如果此空為因挖鑿而出生的話，那麼應於鑿地時鑿出空來，而非鑿出土來。

「不因鑿出，鑿自出土，云何見空」：若說此空不是因鑿而出的，那麼鑿時但自出土，應與空無關，為何卻能於土出之後在地中見到虛空呢？可見是有關係的，可見出土非與空無關。

「汝更審諦、諦審諦觀」：佛法，世尊叫你這樣子，就是什麼事情都要用正念，好好的觀察觀察，深究它的來源、原因是什麼。就是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強調修行是實實際際的去觀照、去了悟的。「審」，詳也；熟究，深究也。此處詞句重疊，用以強調，令切實實行也。

「鑿從人手，隨方運轉」：「方」，方便，指器具。「鑿」這個動作是由人的手，隨著所持的器具之運轉而成。

「土因地移」：「土」，指挖出來的土堆。土堆是因為移動所挖的泥土而成。

「鑿、空虛實，不相為用，非和非合」：開鑿的動作與虛空這兩者，一實一虛（開鑿的動作、手、工具是有形有相的，故稱為實。虛空本虛，乃空無一相，固不待言）。以一實一虛；一實一虛其實強調不是和合，體性完全不同的意思。體相完全不同，故不互相為用，亦非和、非合。

{義貫}。「此空為當因土所出」（從土而出）？「因鑿所有」？還是「無因自生」呢？

「阿難，若復此空」為「無因自生」的，則「未鑿土」之「前」為「何不」能現出虛空「無礙」之相？（為什麼一定要等到挖了以後才有？）而未挖之前，我們「唯見大地」之中「迥無」（全無）「通達」之相。（可見，地中的虛空，不是無因自然而有的。）【以上為破空從無因生】

「若」言此空為「因土」而「出」生，「則」在「土」挖「出」來「時，應」可「見」到「空」進「入」才對；然而「若土先」挖「出」，而卻「無空」進「入」之相「者，云何」可言「虛空」是「因土而出」呢？因為你沒有看到虛

空進去啊！底下用另外一個角度，「若」空實「無出入」，你沒有看到空出或者是入。「則應空」與「土」二者「原無」各「異」之「因」（亦即，空即是土，土即是空，沒有分別）；若二者「無異則」是「同」一物；既是同一物，則應同進同出才對；如是「則」所鑿之「土出時，空」為「何不」也跟著土一同「出」來呢？（若空也跟著出來，則地中便無空可得——如是則違於事實。故知空不隨土出；空既不隨土出，亦不於土出後入，是故此空實無出入；空既無出無入，則知空實不從土中來。）【以上為破空從土出】

「若」言空為「因」開「鑿」而「出」者，「則」應於開「鑿」時所鑿「出」的是「空」，而「應非」鑿「出土」來才對。（因此說空是因鑿而出是不對的）。你若因此反過來計著說，那麼空是「不」需「因」開「鑿」方能現「出」的；若是這樣的話，則於開「鑿」時，它便「自」挖「出土」來，因此不管你怎麼挖，也都應與空無關，可是「云何」隨著鑿這個動作，便能「見空」呢？（可見說空不因鑿而出，也是不對的。）【以上為破空因鑿與非鑿而出】

（既然空不因土出，非因鑿有，亦非無因自生，那麼）「汝」今「更審」詳「諦」察，「諦」實地「審」察、「諦」實地「觀」察：開「鑿」這件事是「從人手，隨」所執之器具之「方」便而「運轉」所成，井外的「土」是「因」所挖掘的「地」被「移」出，「如是」所見之地中「虛空」究竟是「因何所出」呢？開「鑿」之功與所現之「空」乃一「虛」一「實」，二者體性完全不同，故應「不

相為」有因果之「用」，亦「非」可「和、非」可「合」。(故此虛空亦非從人手、工具、鑿的動作及泥土和合而生。)【以上為破空從和合而生】

(既然虛空非從泥土或開鑿之人手、工具等單緣而生，亦非多緣和合而生，)「不應」說井中的「虛空」是「無」所「從」來(無因而)生，無因而「自出」的吧？(若無因能出虛空，則遍法界應皆成虛空，怎還會有水、陸呢？又，有因尚且不能生，若無因則更無法生。結論：故知井中虛空非從無因生。)【以上為破空從無因生】

經文：「若此虛空性圓周遍，本不動搖，當知現前地、水、火、風均名五大。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阿難，汝心昏迷，不悟四大元如來藏，當觀虛空為出？為入？為非出入？」

這個重點在哪裡？這個重點就是不悟四大，元如來藏。就是：你難道沒有了悟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其實就是不生滅的如來藏嗎？還有什麼其實所謂的生滅和不生滅呢？還有什麼不圓融的？因為它統統是性真圓融，都是如來藏的，不能安上任何的標籤說是生滅或不生滅，所以就沒有能所。如果你實在不瞭解四大，那麼就應當觀虛空看看，當觀虛空到底是出是入？諸位！有出有入就是生滅，虛空沒有出跟入。意思就是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其實當體即空，也沒有所謂的出跟入、來去、生滅、增減；諸位！這個就是佛法，叫你體悟當體即空有這個好處，要不然你就會識心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

換句話任何事情透過相，你只要作分析，這個是屬於知識的層面，可以解決一些事情。譬如考古學家把骨頭挖出來，就量量看，這個是多久的骨頭，這就意識心了。到底這個骨頭是屬於哪一種動物的，就意識心；這個骨頭到底是什麼化石呢？或者是什麼動物、植物，在哪一個朝代產生的，這個就是意識心的分別。這就是跟毛巾一樣，一個毛巾所有的眾生看，它統統叫意識心。如果我用尺來量它，就是數學，這個毛巾是幾公分，數學就是推論意識心，開始用意識心。如果我們說這個毛巾是什麼色，它就變成色彩學；如果我們這個毛巾裏面的化學成分是什麼？研究分析，它又變成化學。那麼，這個毛巾做什麼，是拋物線的旋轉、是丟過來產生物理的作用，它又變成物理學的研究。這個毛巾的形狀是清朝有的、明朝有的，這是歷史學。在哪裡出土的，就是地理學，開始全部是用意識形態在分析。這些都是意識心所表徵、表現出來的，相的東西，它千變萬化，不管你用哪一個角度，都能融入各個時空，或者是各個角度來詮釋。

相，它就是意識形態一直分析。開悟的聖者就不是這樣子了，毛巾就是空，沒有東西可以分析，意識心當體即空，歇即是菩提。你要研究也沒有關係，見性不怕邏輯學、見性不怕數學。為什麼？超越表相的東西，任何表相的語言、文字、意識形態，他都超越；包括這些物理學、化學，你也可以一樣研究，難道見性的人就不懂得科學嗎？也無妨！你怎麼樣子統統是表相、意識形態、統統是貼上標籤，種種的記錄，所有的歷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學、美術、音樂，統

統是相上所構成的意識形態，變成一種紀錄片的影像而已，任何的法都是這樣子。如果我們懂得佛法，就瞭解毛巾當體就是空，當下就超越表相，就無可討論，沒有能所，沒有東西讓你分析，這樣煩惱就會少。譬如一件衣服是名牌，這件名牌我們就會討論它會多少錢，很貴！就開始是數學，這個名牌引起你的貪，這個就是心理學。這個名牌太多錢了，我老公沒賺這麼多錢！很想買可是沒辦法，很羨慕，就種種的心態又出來了。這個名牌就會引起意識心，金錢、數目、開始數學、物理、化學，開始一直演變出來，這個就是不悟的眾生，就是一直在相上分析。

這裏告訴你：這個毛巾就是四大所構成的，當觀虛空跟毛巾是一樣的，那麼，毛巾就是虛空，虛空就是毛巾，平等不二的東西，無可討論，當體即空，放下，本來無一物。說我們去百貨公司走一走，百貨公司當體即空。人的那一座心中的山越不過去，就會一直變成我要去爬爬山、遊山玩水走一走！這個都是四大所構成的東西，這並不是不好，以我們內四大去接觸大自然的外四大，在沒有證量的凡夫，這個還是挺重要的，散散心，大悟就無心可散了，散什麼心，他早就無心了，日子就不得了！

**{註釋}**。「汝心昏迷」：你的心自昏暗、迷惑。

「當觀虛空，為出？為入？為非出入？」：「非出入」，即非出非入。你現在是應把虛空看作是由開鑿而從地中出的呢？還是由於移土後而從外面入的

呢？(這兩種皆屬有因生)；還是無出無入自然而有的呢？(這一種是屬無因生)。此句之意即：阿難，你是把這虛空看成是因緣生的呢？還是自然有的？

{義貫}。「若此虛空」其「性」實「圓」滿「周遍」十方，「圓」就是不缺，法當體即空就不缺，所有的性其實都是圓融的。「本不」生滅「動搖，當知」虛空與「現前」之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均名」為「五大」，其「性真」實「圓融，皆」是「如來藏」，從「本」以來原「無生滅。阿難」，只是「汝心」自「昏」暗「迷」惑，「不悟四大元」是「如來藏」，故其體非和非合，非不和合；且汝今「當觀虛空，為」因鑿而從地中「出」呢？抑「為」因移土而從外而「入」？(因緣而生?)抑「為非出」非「入」，無因而自然生？

經文：「汝全不知：如來藏中，性覺真空，性空真覺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阿難，如一井空、空生一井，十方虛空亦復如是，圓滿十方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。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；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「識心分別計度」是什麼意思？所有的眾生在相上加以執著、分析，透過意識心，種種的心它就一直跑出來，就一定會有執著、分別、產生顛倒，嚴重者種族跟種族廝殺；嚴重的話國家跟國家戰爭，這個都是因為識心分別計度而來的。為什麼？看法不同。人為什麼會活得這麼累呢？因為每一個人的看法不同，所以，活得很累。

{註釋}。「如一井空，空生一井」：例如鑿一井而成空，則得空生於一井之中。

{義貫}。「汝全不知」：眾生本具之「如來藏中」，其如來藏「性」所現之種種「覺」知實為「真空」，以托緣幻現，無實體故，然亦以如來藏「性」之真「空」乃能現出世間之「真覺」（此即如來藏雖隨緣而體不變，體雖不變而能隨緣），是故其性究竟「清淨」，從「本」而「然」，其體則「周遍法界」。

以如來藏具如是不思議性業用，故能「隨」九法界「眾生心」之勝劣，「應」其「所知量」之大小而現其如幻業報中之空大。「阿難，如」開鑿「一井」而成「空」，則得「空生」於「一井」之中，由此類推，「十方」世界之「虛空亦復如是」，空性本即「圓滿」周遍「十方」世界「寧有」（怎有）一定來處之「方所」可得？實乃九法界之眾生皆「循」其本「業」而開「發」顯「現」如來藏中如幻業報之空大。

而「世間」之人愚癡「無知」，如二乘及權教之人，昧於藏性不變之體，而將空大「惑為因緣」和合而生之性，「及」外道無智之人則惑為無因而生、「自然」而有之「性」，凡此「皆是」凡外權小依第六「識心」所作之妄想「分別」周遍「計」著「度」量，「但有」虛妄名相「言說，都無實義」。

最近的報紙登的，我們的精神病愈來愈多，因為以前農業時代，生活比較單純，譬如玩玩陀螺，女孩子玩玩繩子，或者是橡皮筋，以前我們看小女孩愛跳橡皮筋，男孩子玩足球。現在不一樣，現在孩子沒的地方出去玩，因為人口太多，爆炸，人都住在都市裏面，人與人幾乎沒有什麼感情。有的住了十幾年，對面那個住的是誰還不知道，老死不相往來，也不問；我家沒有著火就好，管你家是什麼。所以，現在的人沒有什麼人情味，小朋友也沒地方玩，而且整個生活的方式也改變了。像以前的人都是八點就去睡覺，以前只要電視出來「[報告新聞](#)」，阿媽一定去睡覺。她能夠活到八十八歲也很不容易。現在不一樣，現在晚上不睡覺，你看現在的人，他會突然的暴斃，就是太勞累了，肝臟都沒有休息。那個年輕人怎麼一下子死掉？肝癌！肝硬化，不睡覺，肝一定完蛋！陰陽顛倒！

所以，現在的人不得憂鬱症也很難，心理不出病也很困難！因為物欲太強，生命不單純，生命不單純他就一直追求，這個識心就強大的執著，然後一直分別。所以，不幸的生命觀就一直顯現，到最後活不下去就自殺！現在自殺仍然列為十大死因的前面幾個位置。我講到這一段最主要就是說，如果你有因緣把這個佛法傳達出去，無論出錢出力，或者是親朋友好友給他一片 DVD、VCD，印兩本書給他看也好，只要有這個因緣，就也許可以救一個人的生命。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，比你做任何功德都大！佛法有時候一句話會救一個人，一句話會救整個家庭，這個是很重要的。

6·根大即如來藏性周遍法界。經文：「阿難，見覺無知，因色、空有。如汝今者在祇陀林，朝明夕昏，設居中宵，白月則光，黑月便暗，則明暗等，因見分析。」

{註釋}。「見覺無知」：「見」，即見根。在此即代表六根之見、聞、覺、知、嘗、嗅六種性能。「覺」，覺性。此處之根非指扶塵根，而是八識之見分映在六根者。故此六根之覺知，為因塵而有，是故無有能、所，隨緣幻現而已。

「因色、空有」：因對色與空二境而現有。

「設居中宵」：「設」，假設。「居」，在。「中宵」，半夜。假如在半夜的時候。

「白月則光」：白月之夜則見有光明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，見」根之「覺」性本身實「無」能「知」及所知之別，乃「因」對「色、空」等塵境而「有。如汝今者在祇陀林」平常所見，「朝」則「明」亮，「夕」則「昏」暗，假「設居」於「中宵」(半夜之時)，「白月」之夜「則」見有「光」明，「黑月」之夜「便」見昏「暗，則明」與「暗等，因見」性而得「分」明清「析」。

**{詮論}**。以上所明為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五大。這節是講根大。諸經通常講六大，即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，本經則再加一根大，成為七大，則更加圓滿。因為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是色法，也是塵，故主要是無情的外色，本經為重究竟解脫及圓通，故特立內色之根大，如是於七大中，根、塵、識三者皆圓備明析；否則若是只有六大(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)則便在前五大中之色法裏，含攝了內、外色，如是於闡示六根圓通時，較不周備。又，此根大，亦有稱為「見大」者，蓋為以見根統攝其餘，故以為名；然依蕩益大師言，見大是舊科之名，新名則為根大，似較明白，故從之。叫做根大即如來藏性周遍法界，所以，根大即是見大，見大即是根大，這二個只是新舊翻譯不同而已。

經文：「此見為復與明暗相並太虛空為同一體？為非一體？或同、非同？或異、非異？」

阿難，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，則明與暗，二體相亡，暗時無明，明時無暗；

若與暗一，明則見亡；

必一於明，暗時當滅，滅則云何見明見暗？

若明暗殊，見無生滅，一云何成？」

**{註釋}**。「則明與暗二體相亡」：「相」，遞也，代也。明與暗二體是遞相而滅，互相嬗遞的。

「必一於明」：「一」，同也，動詞。若言見性一定是和明塵為一體者。

「若明暗殊，見無生滅，一云何成」：「一」，一體，指明與暗成為一體。如果說見性是與明暗殊別，因而明暗雖有生滅，而見性並無生滅；若如是者，則見性為與明暗成一體之說怎麼能成立呢？

**{義貫}**。「此見」性「為復與明暗」塵「相並太虛空為同一體」呢？抑「為非同一體？或」者是亦「同」亦「非同？或」是亦「異」亦「非異」呢？

「阿難，此見」性「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」是「一體者，則明與暗二體」為遞「相」而「亡」，互相嬗代，因此若「暗時」則「無明」，若「明時」則「無暗」，（不可能明與暗同時出現；明暗若不同在，則不能說是一體；結論：因此說見性為與明、暗、虛空三者同一體，不能成立。）

退一步而言，「若」言見性為單「與暗」相為同「一」體的話，如是則「明」相現時，「則見」性應隨暗相之離去而「亡」（然而事實不然，暗相去時，見性從未隨之而亡，因為暗去明來之時，仍能見明；結論：故知見性不去。）

若「必」言見性為「一」體「於明」相，則「暗」相來「時」見性「當」與明同「滅」，若見性有「滅，則云何」復能「見明」與「見暗」呢？（結論：因此說見性為與明相一體，不能成立。）

「若」言見性與「明暗」二相，體有「殊」別，因而「見」性並「無生滅」，若如是者，則見性與明暗為「一」體之說「云何」能「成」立呢？（結論：故知言見性與明暗殊別，不能成立。）

經文：「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，汝離明暗及與虛空，分析見元，作何形相？離明離暗及離虛空，是見元同龜毛、兔角；明、暗、虛空，三事俱異，從何立見？」

{註釋}。「見元」：即見精。

「明、暗、虛空三事俱異，從何立見」：「異」，離異，分開之義。「立見」，成立見性之事。如果將明、暗、虛空三者各自分開，不聚在一處，這樣怎能成立見性之事呢？

{義貫}。「若」言「此」能「見」之「精與暗與明」為「非一體者」，那麼「汝」試著「離」於「明、暗及與虛空」，而去「分析」此能「見」之「元」，看看

它到底「作何形相」呢？事實上是，若「離」於「明」又「離」於「暗，及離」於「虛空，是」能「見」者「元同」於「龜毛、兔角」，本無所有(以有所見的明暗等塵，能見之性方得顯現。)又，若「明、暗、虛空三事」皆「俱」離「異」，而不聚合，則「從何」而得成「立」能見、所「見」？之事？(結論：故知言明暗與見精非一體者，不以成立。)

經文：「明暗相背，云何或同？ 離三元無，云何或異？

分空分見，本無邊畔，云何非同？ 見暗見明，性非遷改，云何非異？」

{註釋}。「明暗相背，云何或同」：「相背」，相反。「或同」，或，有時；有時而同，亦即：也有相同的時候。明與暗二者之性本即相反，互相陵替，怎能說見性與明暗二者有時而同呢？

「離三元無，云何或異」：「或異」，有時而異(也有相異之時)。見性若離於明、暗、空三者，原無獨立之見，故怎能說見性與此三者有時而異呢？

「分空分見，本無邊畔，云何非同」：「分」，分析。若分析空與分析見，則發現二者本沒有什麼邊畔疆界，找不到界線，各自既無疆界，怎可說見與空非混同呢？因為沒有界線。

「見暗見明，性非遷改，云何非異？」見暗與見明之時，明暗二者互相陵奪(侵凌劫奪)，然見精之性並無遷改，云何可說見性與塵是「非異」的呢？

{義貫}。再者，「明」與「暗」二者之性本「相背」反，互陵互奪，「云何」能說見性與明暗二相有時「或同」一相。

然「離」於明、暗、虛空「三」者「元無」獨立之見可得，「云何」而得說見性與此三塵之相有時「或異」？

若「分」析「空」及「分」析「見」，則可發現見與空二者「本無邊畔」疆界可得；若無疆界，即無自體，「云何」可說「非同」？

然而「見暗」與「見明」之際，明暗二塵雖互相陵奪，能見之「性」則「非」有「遷」變「改」易，如是則塵與見，一變、一不變，「云何」可說塵與見「非異」呢？

經文：「汝更細審，微細審詳，審諦審觀：明從太陽，暗隨黑月，通屬虛空，壅歸大地，如是見精因何所出？見覺空頑，非和非合。不應見精無從自出？」

**{註釋}**。「壅歸大地」：「壅」，塞，不通之義。壅塞不通之性是歸屬於地大的。「見覺空頑，非和非合」：見精是有知覺的，而虛空則是頑鈍之塵，體性各自不同，故實不能和、也不能合。

**{義貫}**。「汝」今「更」加詳「細審」察、「微細」地「審」思「詳」察、「審諦審觀：明」相是「從太陽」而來的，「暗」相則為「隨黑月」而有，「通」相是「屬」於「虛空」之性，「壅」塞不通之質礙則「歸」屬於「大地」之性。在這四者這中，沒有一個是有能見之功的；那麼，「如是見精」為「因何」物「所出」呢？此四者各自既不能生見精之性，而「見」精為有知「覺」、虛「空」是屬「頑」鈍之塵，體性各自不同，二者「非」可「和、非」可「合」。(故知見精非從和合而有。)

(既然明、暗、通、塞各自單獨不能生見性，彼此和合時亦非能生，則)「不應」說「見精」是「無」所「從」來、無因而「自」然「出」生的吧？

經文：「若見、聞、知，性圓周遍，本不動搖。當知無邊不動虛空，並其動搖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均名六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阿難，汝性沉淪，不悟汝之見、聞、覺、知本如來藏，汝當觀此見、聞、覺、知為生為滅？為同為異？為非生滅？為非同異？」

{義貫}。「若」根大之「見、聞」、覺、「知」、嘗、嗅等六精之「性，圓」滿「周遍」十方法界，「本不動搖」生滅，「當知無邊不動」不搖之「虛空，並其」有「動搖」相之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均」得「名」為「六大」之屬，其「性真」常、「圓」滿「融」貫無礙，「皆」是「如來藏」本體，「本無生滅」動搖來去之相。「阿難」，但是「汝」之心「性沉」沒「淪」溺於權見，無有真如，因而「不悟汝之見、聞、覺、知」等六精之根性，「本如來藏」；今「汝當」更「觀」汝「此見、聞、覺、知」之性，「為」有「生」？「為」有「滅」？「為同」於前五大？「為異」於前五大？抑「為非」有「生滅」？或「為非」有「同異」？

經文：「汝曾不知：如來藏中，性見覺明，覺精明見，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如一見根，見周法界，聽、嗅、嘗觸、覺觸、覺知，妙德瑩然，遍周法界，圓滿十虛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。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。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{註釋}。「汝曾不知」：「曾」，乃，竟然。

「性見覺明」：如來藏性所現之見根，其覺體本明。

「覺精明見」：此本覺之見精乃是妙明之真見。

「嘗觸」：即舌根嘗味之觸。

「覺觸覺知」：「覺觸」為身根知覺之觸。「覺知」，指意根之知。

{義貫}。「汝曾不知」：眾生本具之「如來藏中」，如來藏「性」所現「見」根其「覺」體本「明」，而此能「覺」之「精」乃妙「明」之真「見」，究竟「清淨」，從「本」而「然，周遍法界」，故能「隨眾生心」之優劣，且「應」其「所知量」之大小，而現其如來藏中幻化之根大。「如」此六根大中之「一見根」，其「見」性即本「周」遍「法界」，如是耳之「聽」聞、鼻之「嗅」、舌根之「嘗觸」、身根之「覺觸」、及意根之「覺知」，其「妙」用之「德」、光「瑩」潔「然，遍周法界，圓滿十」方「虛」空，「寧有」一定來處之「方所」？實乃九法界眾生各「循」其本「業」而開「發」顯「現」如來藏中如幻業報之根大。

然而，「世間無知」權小之人，將根大「惑為因緣」和合所生之性，「及」外道凡夫惑為無因自生之「自然性」，凡此「皆是」依第六「識心」所作之妄想「分別」，周遍「計」著測「度，但有」虛妄名相「言說，都無實義」。

7·識大即如來藏性周遍法界。經文：「阿難，識性無源，因於六種根塵妄出。汝今遍觀此會聖眾，用目循曆，其目周視，但如鏡中，無別分析。汝識於中次第標指：此是文殊，此富樓那，此目犍連，此須菩提，此舍利弗。」

**{註釋}**。「識性無源」：「源」，出生之源。識大之性並無所生之源，亦即，並無一法為能生識大者。

「因於六種根塵妄出」：「六種根塵」，即六根六塵。識大之生，為由於六根與六塵為緣，虛妄有生，如幻而現。

「其目周視，但如鏡中，無別分析」：你只要用眼睛向周遭環視一遍；但只是看就好，不要再加任何判別，就好象你用鏡來照一樣：用鏡照時，鏡只現像，不作分別，亦無選擇。

「汝識於中次第標指」：可是上面只是第一步，這種「光照而不作分別」的狀態不會維持太久，很快而且不思議的，你的諸識就會開始依你的所見而運作，進而作種種分別。因此現在你就依所見的次第，一一判別標指出，你所見者為何物、或何人。

**{義貫}**。「阿難」，六「識」之了別「性」實「無」所生之「源」（識非任何一法所生），乃「因於六種根」與「塵」為緣，幻「妄」而現「出」（塵有則有、塵無則無）。「汝今遍觀此會」中之「聖眾」，你試「用目循」序「曆」覽，「其目」向「周」圍巡「視」之時，「但」須「如鏡中」所現一般，「無」須「別」作判斷「分析」。（此是以目覽物時之第一念心，於心中但現其像，無

有判別分析，然而於第二念心起時)，「汝」之眼「識」便會不思議地「於」其「中」躍然而起，因而得依所見之「次第」而作判斷、「標指」出所見諸像為何人，如判別出「此是文殊，此」是「富樓那，此」是「目犍連，此」是「須菩提，此」是「舍利弗」等。

經文：「此識了知，為生於見？為生於相？為生虛空？為無所因，突然而出？阿難，若汝識性生於見中，如無明、暗及與色、空，四種必無，元無汝見，見性尚無，從何發識？若汝識性生於相中，不從見生，既不見明，亦不見暗，明暗不矚，即無色空，彼相尚無，識從何發？」

{註釋}。「為生於見？為生於相？」：「見」，指見根。「相」，指塵相。

「四種必無」：「四種」指明、暗、色、空。

「明暗不矚，即無色空」：「矚」，看。若明與暗都看不到，即無色與空之分別。

{義貫}。「此識」之能「了」別覺「知」之性，「為生於見」根中？「為生於」塵「相」裏？抑「為生」自「虛空」？或「為無所因，突然而」自「出」的？

「阿難，若汝」之「識性」為「生於見」根「中」，然而「如無明、暗及與色、空」，此「四種」塵「必無」的話，則「元無汝」之「見」根可成，如是則能「見」之「性尚無，從何」而能「發」出「識」來呢？（若無塵，則無所見之塵；若無所見之塵，則能見之性亦不生；既連能見之性都不生，怎能有識於中生起？結論：因此可知，識非生於見根之中。）

「若汝」之「識性」為「生於」塵「相」之「中」，而「不從見」根而「生」，如是，以無見根，則「既不」能「見明」相，「亦不」能「見暗」相，若連「明暗」都「不」能「矚」視，「即無色」與「空」之分別，如此則「彼」塵「相尚無」從分別確立，則「識」為當「從何」而「發」呢？（結論：故知識大非生於塵相之中。）

經文：「若生於空，非相非見，非見無辨，自不能知明、暗、色、空。非相滅緣，見、聞、覺、知無處安立。處此二非，『空』則同無，『有』非同物，縱發汝識，欲何分別？若無所因，突然而出，何不日中別識明月？汝更細詳，微細詳審：見托汝睛，相推前境，可狀成有，不相成無，如是識緣因何所出？識動、見澄，非和非合，聞、聽、覺、知亦復如是。不應識緣無從自出？」

{註釋}。「若生於空，非相非見」：「非相」，非是塵相。「非見」，非是見根。如果說識是從空而生，然而虛空既非是塵相，又非是見根。

「非見無辨」：既然不是見根，既無辨別之性能。

「非相滅緣」：「非相」，非有相，指空不是有相之物。此言：而且空也不是相，既不是相，則如同滅了所緣之境；所緣之境既滅，即無所緣境。

「見、聞、覺、知無處安立」：「見、聞、覺、知」是能緣之根。若無所緣之境，則能緣的見、聞、覺、知等根，即無處安立。因為「能緣之根」是緣「所緣之境」而起的。

「處此二非，空則同無」：「二非」，即非相非見(此指虛空為非根、非塵)。虛空既然非根、非塵，處在這樣二者俱非的情況下，等於與無物相同；既是如同無物，則如何能生識？結論：故知識不從空生。

「有非同物」：「有」，即使有；此指虛空縱使有相。即使辯說虛空還是有其相貌，但虛空之相到底還是非同於任何一物，並非如其他物一樣有具體的存在。

「識動、見澄」：「見澄」，見性是澄寂的。此言，識之性屬於動的，而見根之性因為無分別，所以是屬於澄寂之性。

{義貫}。「若」言識為「生於」虛「空」，然虛空既「非」所見之塵「相」、又「非」能見之「見」根，若「非見」根即「無」能「辨」別之性，如是「自

不能」了「知明、暗、色、空」等相。又空既「非」塵「相」，則如同已「滅」所「緣」之境，(亦即無所緣境)，若無所緣境，則能緣之「見、聞、覺、知」諸根即「無處安立」，因此無從生識。虛空既是「處」在「此二非」的情況下(既非根、又非塵)，則能生之「空則」幾「同」於「無」物(又焉能生識?)若辯說空仍是「有」，然而此有又「非同」於一般有實體之「物」，因此「縱」使它真能「發」出「汝識」，此識體亦是空無一物，識體既空無一物，「欲」其如「何分別」了知?(結論：故知言識從空出，不能成立。)

「若」言識大為「無所因，突然而出」生的話，為「何不」於「日中」之時「別識」有「明月」之相?(結論：故知言識大為無因而生，不能成立。)

「汝」今「更」仔「細詳」察，「微細詳」思「審」察；能「見」之根乃「托」於「汝」之眼「睛」，而所見之塵「相」則「推」屬於現「前」之「境」，在此等前境之中，「可」構成形「狀」的則「成」為「有」相之色，而「不」能成就形「相」的即「成無」相之空，「如是」生「識」之「緣」究竟「因何所」而「出」呢?(結論：故知根、塵、色、空單緣皆非能生)。又「識」之性屬於「動」，而「見」根之性，以其無分別故，屬於「澄」寂之性，一動一靜，兩者體性不一樣，故「非」可「和、非」可「合」，如是「聞、聽、覺、知」等五根之性「亦復如是」，均非因緣和合之性。(結論：故知識大非從因緣和合而生。)

根、塵、色、空單緣既不能生識，多緣和合亦不能生，則更「不應」言「識緣」為「無」所「從」而「自出」。(以有因尚且不生，無因則更不能生。結論：故說識從無因而自然生，不能成立。)

有因尚且不能生，他在強調什麼？強調空無自性，根跟塵都空無自性，根塵所引出來的識也是無自性，無自性就是絕對的空。

經文：「若此識心本無所從，當知了別，見、聞、覺、知，圓滿湛然，性非從所，兼彼虛空、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均名七大，性真圓融，皆如來藏，本無生滅。阿難，汝心麤浮，不悟見聞，發明了知，本如來藏。汝應觀此六處識心，為同為異？為空為有？為非同異？為非空有？」

{註釋}。「性非從所」：「從所」，從因緣和合所生。識大之性本圓滿湛然，非從緣合所生。

「汝心麤浮，不悟見聞」：「麤」則不細，「浮」則不深，故不能細思深思，因而不能悟了見聞等識之性本淨。

{義貫}。「若此識心本無所從」來，則非和合而有；「當知」此「了別」之識與上所說之「見、聞、覺、知」之性，同樣是「圓滿湛然」，故知其「性非從」緣合「所」生，故此識大「兼彼虛空、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均名」為「七大」，

其「性」皆「真」實「圓」滿「融」通，「皆」是「如來藏」本體，故「本無生滅」。「阿難」，以「汝心粗」糙「浮」淺，不能細思深觀，是故「不」能「悟」了「見、聞」等識之性本淨，是故不能「發明了知」此一切法之體「本如來藏」，更無別物。「汝」今「應」詳細諦「觀此」眼耳鼻舌身意「六處」之「識心」，究竟「為同、為異」？（若言是同，則六用差別，故不得言同；若言是異，則元是一精明，云何是異？）

「為空、為有？」（若言是空，則它實在現出有了別之作用，故不得言空；若言是有，則識體全無形相可得，故亦不得言有。）

「為非同」非「異？」（若說非同，則諸識原本一體，故不得說非同；若說非異，則六用又各殊別，故亦不得言諸識非異。）

「為非空」非「有？」（若言非空，然諸識若離於根塵，本無所有，故非非空；若言非有，則諸識實現出能分別諸塵境界，故知亦不得言非有。）

——【是故諸識之性，不得言同、言異；言空、言有；亦不得言非同、言非異；或言非空、非有。諸識體性乃離於此等名相言說戲論境界，乃如來藏妙真性。是故汝今應速疾當下放下這一切愚夫言說思議戲論，方能契入無戲論了義第一義諦。】真理沒有標籤就是這個道理，真理畢竟空，不能貼上任何標籤。

經文：「汝元不知：如來藏中，性識明知，覺明真識，妙覺湛然，遍周法界，含吐十虛，寧有方所？循業發現。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

{註釋}。「性識明知」：性具之識即是妙明之真知。

「妙覺湛然」：「妙覺」指其性。「湛然」指其體。其性微妙覺了，其體則湛然常寂。

「含吐十虛」：「吐」，現也。含裹吐現十方虛空。

{義貫}。「汝元」不悟真理故「不」了「知」：眾生本具之「如來藏中，性」具之「識」即是妙「明」之真「知」，本「覺」之「明」即是性「真」之「識」，其性微「妙覺」了，其體則「湛然」常寂，「遍周法界，含」裹「吐」現「十」方「虛」空，(既然如是遍法界、虛空界，則)「寧有」一定點來處之「方所」？實乃九法界之眾生皆各「循」其本「業」而開「發」顯「現」其如來藏中幻化業報之識大。

然而「世間」二乘、權教之人，以不悟故「無知」、而將識大「惑為因緣」和合所生，「及」外道、凡夫惑為無因之「自然性」；凡此「皆是」依第六「識

心」，妄想「分別」周遍「計」著「度」量，「但有」種種虛妄名相「言說」戲論，「都無實義」。

因為我們常常接到電話、傳真，需要《楞嚴經》的課本或教材。因此我們很辛苦的把《楞嚴經義貫》瀏覽一遍，最主要的是有字幕，這樣沒有課本的人可以把字幕當作課本。在這裏必須要稍微作一個說明，成觀法師所寫的《義貫》跟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他所詮釋的有某些它的角度是不一樣，但是，都符合佛義，稍微略有差別。所以，我就尊重跟保留，如果有必須改動的我會告訴你，或者是某些地方是怎麼樣寫錯了，就是要改掉。《講義》裏面有某一些東西它的見地上還是不夠透徹，這個絕對不是說我們批評長老，不是這個意思。那個時代，我們看的是註解，原文大家都不敢動，因為是佛說的；自古以來，註解《楞嚴經》有不少本，把它合起來不下十幾種，有白話文、近代人、古代、明朝、清明、民國以來的都有一些。但是，我看了這麼多《楞嚴經》註解，就是圓瑛法師《楞嚴經》寫得最好，最詳細，切入重點不囉嗦，所以，我們採取他的註解。這本《楞嚴經》義貫是後來才出來的。因為現代人看文言文很難，就像有位居士講的：那個文言文真的是很難，這個聽起來就知道是很難。

所以，我們在這麼艱澀的《楞嚴經》，義理這麼深遠，而且又是這麼重要，「開慧的楞嚴」，如果不找那個很好的註解，研究下去有時候會誤人子弟的。你要接受這個註解，弘法的人、講經的人一定要有慧眼，能夠判斷這本註解是不是有相當的正面、是不是符合佛陀的正法。我就覺得這本講義，還有義貫如楞嚴

經鳥之雙翼，展翅而飛。為什麼講這本《楞嚴經》我需要這樣子呢？是為了下一代著想，下一代的人，不是我們這個年齡的，說實在，我們以前四書五經、古文觀止統統要倒背如流。我們以前是考孔孟的思想用默寫的，一直背！聯考就是這樣子，現在不一樣，現在多了，網路、電子、各個的工程學，不一樣，所念的不一樣。這本《楞嚴經講義》五十年前的人看沒有問題，五十年後的今天要看這本講義，有相當的困難度！這本《楞嚴經義貫》出來，喔，寫的頂好，特別好，又把它貫穿起來。

大家《講義》給一次機會，我詳細的講；《義貫》再給一次的機會。如果說：師父！這兩次機會我都聽不懂，怎麼辦？那就給第三次機會，第三次就是等，就是將來 VCD、DVD 出來，你就在家裏放著慢慢看，慢慢看的時候也有困難度，因為不懂的地方還是不懂，因為那一點還沒有突破；修學佛道就是一點一點一直突破，那個關節還是沒有辦法打通，你在這裏看不懂回去還是看不懂。如果你打通，你看還是看得來。

所以這個見性開悟就是一直薰習，然後等待，就是這樣，沒有辦法說哪一個法可以讓你一蹴而及、即成的。現在人修行急，急就容易著魔，帶惑見瑞相不能了生死的。我們惑沒有斷，見思惑沒有斷、塵沙惑沒有斷，根本無明沒有斷，一心一意就一直想看到阿彌陀佛、西方三聖，印光大師說：就憑這個想見佛的念頭，如果經教不通，心性不明，很容易就著魔！為什麼？它是妄，你要見到西方三聖是清淨心、念佛的真正的願力，自他融合，佛心、己心清淨心，完全

融入，很自然的見到西方的聖境、阿彌陀佛。同時，念佛的人見到這種境界還不能說，還不必誇耀、還不能執著，因為這個跟了生死是兩碼事。見到佛，給你一點好的訊息，不錯；給你一點感應，不錯；給你一點瑞相、給你有信心，很好，你到這個地方受用就好。

修淨土法門的人一定要瞭解，它的根本道理還是要回歸心性，在心性上或者是經教上，一定要好好的用功。不要每天一直想要看到阿彌陀佛、想要見到西方的聖境，見不到的時候，你就會生病！有一個人，每天不眠不休的拜佛，他看了淨土法門，一心想要見佛。我說：這個願力很好，不是壞事。他修行超越他的體力了，飯也不吃，感冒藥也不吃，他認為拜佛有信心就很好，但是，人不是鋼鐵做的。後來有一次重感冒倒了，兩種病症同時病發，一、重感冒，二、重度憂鬱症病發，因為身體承受不了，日夜顛倒。然後他一直不想看醫生，我要見佛，發瘋了，男眾送精神病院。佛法本來是要救人的，但是因為沒有善知識引導，一直用自己的方法，而且是錯誤的，硬拼，用體力硬幹，不懂得用耐性要等待因緣。不接受善知識的指引，硬幹；同時著相而求。

師父！極樂世界不是求生嗎？我說那個「求」字是相應的意思，你有所求，佛要能感應啊，你現在把自己搞得又病苦、又煩惱，為什麼？你沒見性啊，不聽經、不聞法、硬幹的，然後煩惱用力壓著，拜到使自己疲勞，暫時沒有妄念；可是並不是沒有妄念，你是拜到體力很累，讓自己暫時沒有一點思想，妄想還是在。所以，精進很重要，方法、手段要正確，要瞭解空性的道理。在這裏告

訴諸位，修淨土法門要有的態度是什麼：經教悟明，心性也開，豁然開朗，同時念佛，而念的佛，不求任何的見不見，就是這樣念。如果你妄想多，用觀像念佛，觀這個像在你前面，西方三聖擺在前面就看著佛像念。有一種叫觀想念佛，觀想念佛比較困難，因為境細心粗，佛的相太微細，佛有八萬四千好，一一好八萬四千光明，你沒有辦法，這怎麼觀啊！所以，觀像念佛比較容易，西方三聖擺在前面看一下，就像懺公教的：看一下五秒鐘，印象映入你的眼簾，再拿起念珠：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眼睛再睜開一下，就是重複的像照相機：啪！看一下，五秒鐘、十秒鐘，眼睛再閉起來，務必要把西方三聖的像，映在心裏。因為你有經教的功夫、你也有心性的功夫，再把西方三聖的像映到你的心性當中，你的心就是西方三聖，西方三聖就是你的心，念佛一定要到這種自他——自心佛心不二的功夫。如果西方三聖三張太複雜，單觀阿彌陀佛也行！師父，我比較不喜歡阿彌陀佛，我單觀觀世音菩薩也行，念觀世音菩薩一樣可以了生死，一樣可以往生淨土；通常是念阿彌陀佛。如是重複的訓練，將來你不需要看像，一觀，哇！西方三聖就立刻現前，你的心只有西方三聖，絕不容許一絲一毫的煩惱，你的心完全清淨，清淨心只有西方三聖，雖然那個是假相；但是，將來就可以讓你看到真相！

沒有這個善巧方便的接引修行方法，就硬要見佛，久了以後就發瘋。方法一定要對，要不然第二種就要用師父所教的：三三四，就是十聲，念了十聲以後大拇指壓一下，代表十聲，阿彌陀佛；每念十聲就壓一個手指，十個指頭壓完了；你自己壓就好了，不用很誇張的把手伸出來壓給別人看。十個指頭壓完表示一

百，一百的時候就觀想腳趾頭一隻。再念，就是一百聲，就壓第二個腳趾頭；第三個腳趾頭，七百、八百到一千，一千的時候觀想頂部，慢慢算下來，自己的五官：雙眼、雙耳、鼻、喉、心、雙膝，共計一萬。真功夫的，他會一心不亂的！有的人說：那不就整天都在算數目了？不是，剛開始會比較勉強，久了以後，他的心就會定在那個地方。

很多人都是用懺公的方法，拿大張一點的西方三聖圖，可以收起來，看五秒鐘眼睛閉上，眼睛就象照相機一樣，啪！觀世音菩薩拿的什麼？是寶瓶、是楊柳；大勢至菩薩是拿著蓮花，還有耳環，不是現在的人才在戴，佛菩薩也一樣在戴耳環。有一個媽媽罵兒子：男孩子跟人家戴什麼耳環！他說：媽媽，你拜的觀世音菩薩也有戴耳環啊！到時候西方三聖全部映在你的心，你的心全部都是西方三聖，即心就是佛，即佛就是你的心！諸位！淨土法門沒有這一層功夫，臨命終說要萬緣放下，一念提起，提不起來，光是病苦就會把你擊倒了！

但是，你現在用那個能所的心，能緣的心，雖然是意識心，還沒有見性，所緣的境界，統統一直映，臨命終，西方三聖他就會現前。同時不用到臨命終，功夫到家的時候，在夢境當中就會有很多的瑞相，一直瑞相、聞到香味。就像師父以前在逢甲大學念書一樣，一直很精進的念，非常精進，念了在運動場統統聞到香味！世間絕對沒有那種香味，那看起來就是你找不到，那種香非常的香，不是世間的香。所以，我一直深信淨土就在心，那時候非常精進，走路的時候都一直在念佛，為什麼？那時候知道生死是很可怕的、六道輪迴是很可怕

的，尤其是我們出生在那種家庭，真的，師父從小到大，無樂可言，沒有什麼幸福，根本就沒有童年，從小就過貧苦的日子，就是受苦、撿破爛！父母仳離，你看到的都是不幸，要不然就是病苦。我們那個屠口，你只要打赤腳回來，回到家都流血了！有一次因為踩到了破碎的玻璃，整個腳全部裂開來，血排出來。那個地方就是這樣，環境非常糟糕，地上都是排泄物！為什麼？沒有辦法，以前那種公用的廁所，要跑到很遠的地方，有一點距離，你知道嗎？一出來就是垃圾堆，空氣很不好！那時候沒有衛生紙，都是用冰棒的木片去刮拭，那種環境很難形容！哪有什麼洗？從小到大過那種生活；吃的就是菜市場撿的，有錢人家的學生可以補習，我們就沒錢；有個優點就是很會念書、頭腦好。

所以，那種家庭活到現在的回想就是：這個世間就是唯苦無樂；或者是我們有任務再來的，讓你真的體悟到：哎呀！這個世間實在是沒有一處什麼叫做幸福快樂。我們更沒有什麼童年，從小沒過過生日，只有在電視上聽唱過生日快樂，哪有什麼蛋糕？沒有，從來沒有！這個世間透視以後，就知道要修行，如果不了生死，下輩子再來，那就會很慘了！念佛要得體、要得力，方法要正確，了生死其實是易如反掌。現在我們快結束了。我們念幾聲佛。實修其實是很重要的，有的人只想聽經不想念佛是不對的，實修是非常重要的，你悟明心性以後，即心就是佛；但是你一定要事修，這後面講得很清楚，《楞嚴經》的話，他先微密觀照，開採如來藏性出來，後面他就是叫你實修。

師父的年歲愈來愈大了，現在講《楞嚴經》，將來我們會開淨土法門；師父的晚年就是二種：一就是修安樂妙寶，二就是念佛，百年後就是這樣走。我們早就下定決定要這樣走，因為沒有路可以走，就是要好好的念佛、好好的持誦安樂妙寶。安樂妙寶本身就是有非常強大的力量，像師媽往生，我一直很有把握，因為師媽每次都叫師父給她加持，修安樂妙寶，她從來不缺席，就灌頂，她一定往生。每次來第一個吵著要灌頂的就是她！所以，這個力道是很大的，我要走的路線就是這樣，一直到臨命終，就是念佛。所以，實修很重要，念佛的時間跑掉了，是很不應該的！

諸位請合掌，跟師父念回向：願消三障諸煩惱，願得智慧真明了，普願災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薩道。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



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

*Email: dakuan00@yahoo.com.tw*

牟尼佛法流通網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[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](#)

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>